第一篇

1771 年 5 月 4 日

分袂以来，我是何等快活哟！好友，人的心真是难解呢！我那么爱你，和你是形影不相离的，离开了你，而我偏会快活！我知道你会恕我。我其他的交契，不是被命运搬弄了来，专为扰乱了我这样个方寸的吗？可怜那洛诺丽姑娘呀！但是我是无罪的。她妹子倾城的媚力使我生出一种快感来，而在她那可怜的心中偏会有苦情生出，这个我可能负责吗？但是——我就全然无罪了么？我不曾助长了她的感情？我不曾把她拿来取乐，她那种人性的纯真的表现，本来毫不足笑的，偏常常使我们发笑？我不曾……啊，自家埋怨一阵，又有甚么？我要，好友，我和你相约，我要改善我自己了，我不再和从前一样听随命运弄人；我要乐享现在了，过去的事情我让它过去。不错，你说得好，朋友，你说：假使人类不那么热心地逞思索之力去回想过往的不幸，仅好好地忍受着无苦无碍的这个目前的时候，人类中的苦痛定会减少。——但是人类何以只造成个这样，只有上帝知道！——

请你费心告诉我的母亲，说她的事务我要尽力去办，不久便有消息报告她。我和叔母说过了，我看她绝不是如我们所想像的甚么恶妇。她是位快活的、急性的女人，心肠很好，我向她说明了我母亲关于久不分产的困苦；她向我说出了她的根据、理由和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她准备让出一切，为我们所不曾望及的——但是，我现在总还不想写出。请向我母亲说，一切都可如意罢了。并且，朋友，我在这件小小的事务中又感觉得：世界中误解和怠惰恐怕比诈欺和作恶还要误事。至少，后两者总比较的少些。

再者我在此地甚好。在这乐园般的地方，寥寂之于我心正是高贵的良药，值此初春之季更十分地温慰我时感不安的寸心。林

树、蒺垣，都成花簇，我愿化为金虫能在这香海之中游泳，摄取一切的养料。

城市自身本无可取，但是四郊却有不可言喻的自然之美。这自然之美能使已故 M 伯爵心动，建其园于小丘之上。群丘簇拥，为状至佳，所构成之溪谷亦极秀美。园之结构单纯，一入园门即可知非专门园艺家所擘画，乃成诸素心人之手，欲于此以自行娱乐者。在此颓榭中对于逝者我已流了不少的眼泪，此亭为逝者所爱好，今则已归我有。不久我将为此园之主人；来此才数日，园丁已与我相得，留此彼将不以为苦。

5 月 10 日

一种不可思议的愉快，支配了我全部的灵魂，就好像我所专心一意领略着的这甘美的春晨一样。我在此独乐我生，此地正是为我这样的灵魂造下的。我真幸福，我友，我全然沉浸于幽居的情趣之中，我的艺术已无所致其用了。我现在不能画，不能画一笔，但我的画家的生涯从来不曾有这一刻的伟大。当那秀美的山谷在我周围蒸腾，杲杲的太阳照在浓荫没破的森林上，只有二三束光线偷入林内的圣地来时，我便睡在溪旁的深草中，地上千万种的细草更贴近地为我所注意；我的心上更贴切地感觉着草间小世界的嗡营，那不可数，不可穷状的种种昆虫蚊蚋，而我便感觉着那全能者的存在，他依着他的形态造成了我们的，我便感觉着那全仁者的呼息，他支持着我们漂浮在这永恒的欢乐之中；啊，我的朋友。眼之周遭如昏黄时，世界环拥着我，天宇全入我心，如画中爱宠；我便常常焦心着想道：啊！我心中这么丰满，这么温慰地生动着的，我愿能把它再现出来，吹嘘在纸上呀！我的心如永远之神的明镜，画纸也愿能如我的心之明镜呀！——朋友！——但是我终不能成功，我降伏在这种风物的威严下了。

5 月 12 日

我不知道是有蛊惑人的精灵在这地方浮动，还是我心中这温暖的、超凡的幻想把我周遭的一切弄成了乐园。就在这儿前面有一眼井泉，这眼井泉我被它束缚着，就如像人鱼梅露心和她的姊妹们一样了。——步下一小丘，便到一崖扃之前，下阶可二十武，其处有清冷之水自大理石岩中迸出。有小垣包围，有高木环覆，而地又清幽，——凡此皆足以引人而使人寒栗。我无日不在此坐息一小时。市中少女走来汲水，这种最平常最必要的家务，便是古代的王姬也曾经做过。我一坐在那儿，那古代宗祖政长的观念便油然而生，好像古之人都来泉畔相亲而活现，又好像井泉周遭有恺悌的精灵浮动。哦，人有不能表示同感的，他必定不曾在盛暑苦行之后，得饮过澌沥清泉。

5 月 13 日

你问我，可不可以送我的书来？——好友，我千万央求你，别把枷担来枷我了罢！我不愿再被人教导，鼓舞，激昂，我的心已自沸腾够了；我要的是助睡歌，这个我在荷马诗中寻出了无数。我使我轩昂的心血镇静不知有多少次了。因为这么不平，这么不安定的心你是不曾见过的。好友！你看着我从烦闷转到奔放，从甘的幽忧转到躁的激扬，你在时常替我担忧，我可不用说了。我守着我的心如一个病孩子，随其意所欲为。请勿为他人道！有人会误解我。

5 月 15 日

此地有些人已经认识了我，爱我，尤其是小孩子们。我起初同他们交际的时候，我向他们恳挚地问这问那的，有些人以为我在嘲弄他们，并且几乎向我动武。我殊不以为怪；我只觉得我从前见到过的更加真切：凡为稍有门第的人与一般的平民总取疏远

的态度，好像一接近时便会把身份失掉；于是有些轻浮子弟和坏蛋，却故示谦卑，使一般平民愈见觉其踞傲。

我知道我们不是平等，并且不能平等：但是凡为保持自己尊严，相信和所谓下流人有疏远之必要的人，在我看来，是和惧敌而临阵脱逃者一样可鄙。

最近我到泉水边去，见着一位年青的侍女，她把她的水瓶放在最下的阶层上而环顾，看有没有女伴来帮她把水瓶顶在头上。我走下去看着她，“我可以帮助你么？姑娘！”我说了。——她的脸红了又红。“哦，不，先生！”她说了。——“不打紧呢！”——她把顶环放正，我便帮了她。她道声谢走上去了。

5 月 17 日

我认识了许多人了，有交游的却还没有一个。我不知道，我究竟有甚么引人的地方，他们有许多人都喜欢我，肯和我要好，我所叹息的是，我们彼此只能同得一截儿路程。你若问我，此地的人怎样？我可回答你：和随处的人一样！人类真是一个模型的东西。许多人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去谋生，所剩下的些子余暇，又要烦劳他们，去寻出种种方法来把它消掉。啊，人们的定运哟！

但是，是一种极好的人民呢！我每每忘机，每每同他们享乐，这种乐事还保存在人间，时或开诚布公地燕聚谈心，时或于佳日良辰结队闲游跳舞，诸如此类，于我诚大有裨益；然而我不得不念及我心中尚有其他种种力量，全然无用而消磨，而我不得不细心藏之耳。啊，这事使我全副的心肝不得开展！——但是！被人误会，原是我们人类的命运呀！

啊，我青年时代的女友说是死了！啊，我恨不当初不识她呀！——我要说，我是蠢子呢；我在追求着，世界上所不能求得的东西。但是我却有过她来，我感着过她的心，她伟大的精神，我在她之前觉得自己更高尚了许多，因为我做到我所能到的尽

境。啊，天呀！我在她的面前我全副的心力可有些儿不曾用尽？我在她的面前我的心中把自然包拥着的那种极不可思议的情感可不曾发展得吗？我和她的交际不是恒由最精细的感情，最敏利的机智所交织而成，那种种机智的变形以至于戏谑不是都表现得有天才的印痕吗？而今呢！——啊，她的年龄，比我长些的，引她先到坟墓里去了。我绝不会忘记她，绝不会忘记她坚确的精神和她崇高的忍耐。

几日前我遇着一位少年 V 君，一位胸无城府的少年，带个极慈祥的面孔。他是才从专门学校毕业的，他自己觉得不大聪明，但自以为颇有学问。就我从各方面看来，他也是勤勉过来的；简单一句话，就是他的学识还好。因为他听说我很会画画，又懂希腊文，（这在此地是两颗流星，）他便向着我，栉比了许多智识出来，从伯奚以至舞特，从都鄙勒以至温克曼，并且说他读过苏泽尔的学理第一部，又有海能古典研究的原稿。我是听他自便了。

我还认识了一位很好的人，侯爵的司法官，是位开阔诚直的绅士。人说，在他儿女中看见他的时候，是种精神的快乐。他儿女共有九人；他的长女尤为一般人所称赞。他要我去，我不久要去访他，他住在侯爵的猎庄里，离此有一点半钟的距离，他自他夫人逝世后得了许可迁来，因为在城内官邸中逗留使他悲楚。

此外还遇了些怪人，都是令人难耐的，他们那亲切的表示尤为令人难耐。

再会！这封信你一定喜欢：这全是历史的。

5 月 22 日

人生如梦，前人已久发此感触，近来这种感怀也时来萦绕。我想到人之活动力和探讨力终为一种限制所束缚；我想到种种力能消费了去满足种种要求，除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而外漫无目

的，而关于某种探求之点所生的满足不过是一种梦里的谛观，譬如人囚居在四壁之中，壁上画了种种形态和明媚的光景一样——如此种种，威廉哟，使我沉默了。我回到我的本身，寻出了一种世界来！不在表现与生力之中，宁在想像与昧暗不明的欲求里面。于是种种一切在我感官之前浮动，而我更迷离地在此世界之中微笑。小儿们不知道他们有何欲求，这是一切硕学的校长和教师所共认的；但是大人们也同小儿们一样，在这地上四处踉跄，同一的不知由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同一的不向真实的目的做工，同一的为饼干、糖果、鞭笞所驾御，这个虽没人相信，但是我想实则浅近易明。

我要向你直说——因为你要写甚么回话给我，我是知道的——每日和小儿们一样过活的人是最幸福的，玩偶人儿，把它们的衣裳脱了又穿上一件，用着多大的注意悄悄在妈妈放着糖食的抽屉周围盘旋，等他们把如欲的攫取到手后，哺丰了两颊，叫出："还要！"——这真是幸福的人，还有一种人把他们无价值的事业乃至把他们的狂热也加上一个徽号，自称于人类社会的安宁和幸福上有莫大的建设的，这种人也好。——像能够这么自安的人，我求上帝保佑他罢！但是也有人能以谦逊的态度观彻得一切事物究向何处消磨，观彻得有种资产家能把自己的园地装饰成一片乐园，也有种不幸的人不屈不挠地负着重担以喘喘焉于人生行路，更观彻得一切的人都乐于多看得一分钟的太阳光线——这样的人能镇静，能自行造出独有的世界，这也是幸福，因为他是一个人呢。他虽然同是受着束缚，而他的心中却时常保持着自由之甘感，并且觉得随时都可以从这囹圄中逃出。

5 月 26 日

我想迁居，想找一个适意的地方建筑一座小屋，想去终老我的一身，我的调门你素来是知道的，我在此处又寻出一个地方，

使我惬意了。

离城不消一点钟的路程有一个地方，叫着瓦尔海牟。地邻一小丘，最有风趣，人若踏着山路下村，立地可以望出溪壑全部。一位贤淑的女主人，年虽老而快活可亲，饮我以葡萄酒，啤酒，咖啡；最好的是有两株菩提树，枝叶繁茂，罩映着礼拜堂前的小小空地，空地周围有农家、库仓、庭场环绕。如此安适，如此惬意的地方我不曾轻易地遇着过，我从酒家中把桌椅移到那儿，饮我咖啡，读我荷马。第一次，我在一个晴天的午后随兴走来菩提树下，我见得这儿十分寂寥。众人都往田野去了；只有一个年约四岁的儿童坐在地上，他的前面有个半岁光景的婴孩在他两脚之间，他把两手托着婴孩的胸部，他自己就好像成了一个安乐椅一般。他黑色的眼瞳四处瞻望，眼神虽是活泼，他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这个景象使我开心：我便坐在一只相向的犁锄上，十分愉快地描画这两弟兄的姿势。我把旁边的篱栅，仓门，和几个破了的车轮加上，统统都依着远近画出，画了一个钟头，我竟成就了一幅秩序井然，甚有趣味的画，全莫有加上一些儿己见。这个使我的决心更加稳固了，我今后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才是无穷地丰富，只有自然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有人或许多多主张执守成法，或许主张博取俗世的赞赏。这种拘守成法迎合世俗的人或许不至于做出下品和劣恶的东西，犹如循规蹈矩的人不至成为市井无赖和十恶不善者一样；但是，别人要说甚么，我由他，一切的规矩准绳是足以破坏自然的实感，和其真实的表现的！你会说：那未免太过火罢！规矩只是加以限制，剪除枝蔓罢了。——好友，我可以打个比喻么？

就譬如恋爱一样。一位青年倾心于一位处女，一日到晚都在她旁边过活，把一切所有的能力，财产，都消耗在她身上，希图在她面前表示他每时每刻都在倾诚爱慕。于是有一俗物，这人是位公事场中人，来向他说：年青的好先生！恋爱是人所常有的，

你当得不要出于常人以外呀！把你的时间分开一部分用以工作，休息的时间把来献给你的爱人。计算你的财产，如有余裕时，你要送些礼物给她，我也不反对，只是别要太频繁了，在她生日和受洗日送送礼就够了。——人是听从了的时候，那他就成个有为的青年，便是我自己也愿意向侯爵说，给他一个位置；不过他的恋爱就算完了，倘若他是位艺术家时，他的艺术也就算完了。嗳，朋友！天才的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达到高潮，使你们瞠目而惊的灵魂们震撼哟！好朋友，居在潮流两岸的沉静夫子们在提防流水泛滥，淹没了他们的亭园、花坞、菜畦，知道筑堤以抵御呢。

5 月 27 日

我总觉得，我陷入了狂欢，只说了些比喻和冗谈，竟忘了把那两个小孩的事情详细告你。我全然深入于画家三昧，这在前函已断片地告诉了你的，我坐在犁锄上怕有两个钟头。向晚，跑来了一位年青女人，一边肘上挂着一只篮子，向着这两个一动也不曾动的小孩远远叫道：非律普司你真是好孩子呵！她向我叙礼，我谢了她，立起来，更走近些，问她，是不是这孩子们的母亲？她说是，说着给了大的半边麦饼，把小的抱起来，用着十分的母爱去吻他，——她说，我把小的交给非律普司，同我大儿进城去，买白面包，和糖，和一个烧粥的土罐。——我看这些都在篮子里面，篮盖是揭开了的。——我今晚要给我的翰司（是这幼儿的名字）烧粥；大的一个淘气的东西昨天同非律普司争吃残粥把土罐打坏了。——我问她的长子，她说在草场上逐鹅，话还不绝，他已走了来，给第二的一只榛条鞭子。我再和这女人打话，我才晓得她是位校长的女公子，她的良人因为去取堂兄弟的遗产，往瑞士去了，——她说，别人要想欺他，不回他的信；所以他亲自去了。要不遇着祸事才好！他许久没有消息回来。——我

觉得不忍离开这位女人，我给她小孩们每人一“ 克罗采 ”（小货币名），我又给她一“ 克罗采 ”，等她进城时，好买些麦饼拌粥给她顶小的一个吃，我们便分了手。

好朋友，我的精神混乱的时候，我一见了这类的人儿我便安定起来，他们在一个小天地中平安地过活，看到叶落时，除想到冬天来了之外，别无忧虑来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

从那时起我时常出去。小孩子们和我惯熟了，我喝咖啡的时候，便把糖给他们，晚上我又把乳油面包和酸乳分给他们吃。礼拜日，我总要给他们一个“ 克罗采 ”；我若不在那儿的时候，就教女主人替我代给。

他们亲热起来，和我讲种种的话，村里的小孩子们来得更多的时候，他们的热情与欲望的单纯的表现我尤为欣悦。

他们的母亲怕孩子苦了我，我为消除她这忧虑，倒很费了气力。

5 月 30 日

目前我讲到绘画的话，对于诗也可以适用，只是要认得卓异的诗情而大胆说出，要言短而意永。我今天得见一个景致，如实地写出时，怕是世界中最美的牧歌罢；但是甚么是诗？是景？是牧歌？我们得享自然现象的时候，定要去矫揉造作吗？

这么一起笔你若期待我有甚么宏论崇议时，你又白受诈弄：使我感到这步田地的，不过是一位年青的农夫呢。——我要照常直说，我想你定会照常说我夸张了；这件稀罕的事又发生在瓦尔海牟，时常是瓦尔海牟。

菩提树下有一团人在饮咖啡。因为我不喜欢他们，所以我托词回避了。

一位农家青年从邻舍走出，在犁锄旁，我前函叙述过的，热心地在修缮些甚么。我喜欢他的样子，我便和他讲话，问他的境

遇：我们立地便成相识，和我平时同这类的人交际的一样，立地便亲热起来。他告诉我，他是在一位寡妇家里做工，被她款待得异常之好。他把她的事情说了许多，又称赞她，所以我立地便明白，他全身心都寄系在她身上了。她已经不年青，他说，她被她第一嫁的丈夫所虐待，想不再嫁了。从他的话听来，我们可以明白她是如何地美，对于他是如何地娟媚，他是如何地十分愿意，愿意她选择他，消去她前夫的罪过的记忆，我因为要把这人纯粹的倾心，爱慕，悃诚，具体地告诉你，所以我不得不一句一句地反覆写出。唉，我若是要把他那姿态的表现，声音的和谐，目光的灵耀，活现现地同时向你写出时，我定要有大诗人的天赋才行。否则，没有言词可以说得出他那全部的内质和外表中所存在的和雅呀；我所能再现出来的，只是一些糟粕罢了。并且他怕我会以为他和她的关系不正当，会疑她亲切的举动，这是尤其使我感触的。她的姿态，她的肢体，本没有青春的刺激，却能强有力地牵引他，缚束他。说到那些的时候是何等动人，我只能在我灵魂的最深处反覆了。我生平不曾看见过这样的激情和热望能有这么的纯洁；唉，我还可以说，这么的纯洁并且还不曾梦想过呢。我向你直说罢，我一想起这种的无猜和诚恳，使我最深处的灵魂便着起火来，这种至诚与和雅的姿态随处都追随着我，连我自身也为之而燃，如饥如渴了，你可不要斥责我呀！

我不久也想去看看她。但是我好生想来，怕还是不去的好。我还是从她爱人的眼中看出她的好，她在我眼中看来或许不会有我现在所想像着的这么样；我何苦要把这美好的影像破坏呢？

6 月 16 日

我为甚么久不和你写信？——你要这么问时，你也是学者之一吗？你当推察得我是健康的。并且——简单地说时，我得了一个知己，捉着了我的寸心。我——不知道怎么说的好——我认识

了一位很可爱的人儿呢，若要依着事情的程序告诉你时，是件难事呀。我满足，我幸福，所以我不是一位好的历史家。

一位天使！——喂！这是无论什么人都用以称赞他的爱人的，可不是吗？但是她那完美的程度呀，我实在不能向你表出；总之，她把我全部的精神都把握着了。

理性那么充足而能那么单纯，操守那么谨严而能那么和蔼，那么真实地为生活为家政经营而精神能那么平静！

我说的这些，都是无谓的冗谈，不惬人意的抽象呀，把她自己一丝儿也不能表现得出。下次再——否，不等下次，我现在立刻向你说出罢。现刻不说的时候，会永没有时候可说。因为，我不说谎话，我执笔写这封信，我已经搁三次笔，想驾马出去了。但是我今晨自誓，我不骑马去，因此日子长得难耐，我时时刻刻往窗畔去看，看太阳还有好高。——

我不能克服着我，我总不能不到她那里去。我现在回来了，威廉哟，我想用了晚餐后，再写信给你。在那可爱的，活泼泼的小孩们，她八个弟妹当中看见她，我的精神是何等的欢快哟！

我这么写下去，恐怕你自始至终，一点也不懂得。你听罢！我要逼着我写个详尽。

我前次写信给你，说我认识得司法官 S 氏，说他招待我，教我快到他的隐居，宁说是他的小王国里去访问他。我踌躇着没有去，假使我不曾把这埋藏在这幽境的宝物偶然发现了的时候，我怕永不会去得呢。

此地的青年男女在村中开了一次跳舞会，我也乐于出了席。我要同此间一位亲切的，美貌的，此外别无可说的少女对舞，便决定坐马车和她同她的堂妹一块儿到欢乐场去，并且在路上要邀夏绿蒂同去。——你会认识得一位美貌的女公子呢，我的女伴说了，在我们从一处斫伐了的林中通过向猎庄进行的途中。你要注意，堂妹的一位说，你别要错害相思！——我说，怎么呢？——

女伴答道，她是已经许了一位很好的人，现在出门去了，因为他的父亲过了世，要去整理些事务并且寻个好的位置。这个消息于我颇如东风过耳。

我们到了庄门的时候，太阳离山还有十五分钟的光景。很蒸热，环天都是灰白色的稠云，女伴们深怕天气要变。连我自己也在预感起来，怕我们的乐事要遭打击，我却把些杜撰的气象学来骗掉她们的恐怖。

我下了车，一位女仆应门，求我们稍待，说绿蒂姑娘立刻便要出来。我从庭中通过向住房走去，建筑颇佳。待我走上前面的阶段，一进门时，一场至可引人的剧景入我眼中，是我从不曾见过的。堂中六个孩子，从十一岁以至两岁，凑绕着一位丰姿绰约的姑娘，中等身材，穿件质变的衣服，谈红的襟袖。——她把一块黑面包依着它们的年龄和食欲的大小切来每人给一片，非常亲爱地——分给他们，各人也道声谢谢！全没有些儿做作，面包还没切完，都把小小的手儿高撑起，等到把晚餐的面包要到，有的便跑来，有的性情沉静，慢慢走来，来这庄门口看新来的客和马车，这马车是他们的绿蒂要坐着出门的。——她说：对不起得很，劳你先生到这儿来，还劳姑娘们等我。因为换换衣裳，又整理下子家中一切，我竟忘记分面包给我这小弟妹们，他们除我而外别人切的面包是不要的。——我随便地谦套了两句，我全部的灵魂都安放在她那姿容，声调，举止上面了！等她跑到房里去拿手套和扇子时，我从惊讶中恢复过来，小人们都在旁边离开些望着我，我趋向最小的一个去，面庞极带福相，孩子向后退。那时绿蒂刚走到户口，说道：路易呀，和这位哥哥握手罢！他便不客气地和我握手，不怕他小小的鼻儿流着鼻涕，我也禁不住和他亲了一吻。我又向绿蒂握手，说道：哥哥吗？你相信，我当得起这样的福份，和你做亲眷吗？——她微微发一笑，说道：唉，我们的亲谊最广，假使你是其中最不好的，那我可就不快活了。——

临行还嘱咐她最长的一个妹子，有十一岁光景的，素菲，教她好好看护弟妹，等爷爷散步回来时，问候。又向小的们说，要听姐姐素菲的话，如像听她自己的一样，有几个也就承应了。只是有六岁光景的，小而傲的卜弄丁说：绿蒂姐姐，你可不是素菲呀，我们可爱你。——大的两个男孩子竟攀上马车，等我从中调停，她才准许他们，要他们不顽皮，好生守礼时，她便带他们同到林子前面去。

我们刚刚坐定，女伴们便互相叙礼，互相品评衣裳，尤其是帽子，还带着说了些今晚所期待着的会集的话，绿蒂叫把马车停了，把她两弟儿放下车去，他们还要亲一回她的手，长的一个有十五岁，与年龄相应地很文雅地亲了她，另一个很率直而卤莽。她还叫两弟儿叙了一回礼，我们才向前进发。

堂妹问她，日前送来的书已经读完没有？没有，绿蒂说了，不合我的意：你可以拿去。前回的书也不见得好。——等我问她是甚么书，她答应了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在她所说的一切话中，发现出她许多的品格，我看她每说一句话都有新的刺激，都有新的精神上的光辉从她脸上发出，这些都好像在具足圆满地渐渐地发展起来，因为她觉得我是了解她的。

她说：我前些年辰，看小说比甚么还爱！每逢礼拜日，我一人坐在一隅，我能一心地分受密司任尼的幸和不幸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地快活的。就是现在，这类的作品也还有些引动我，我也不反对。但是因为我读书的机会少了，所以非真合我的趣味的我不读。有种作家是我顶爱的，我能在他作品中发现我的世界，如像我周围的境地一样，这种作品我是非常喜欢，非常合意，就如像我自己的家庭生活一样，虽然不是个乐园，但是总是一个不可言说的幸福的源泉。

我听了这些话我尽力地抑制着我的动摇，但是再不能扼抑了：等我听见她非常正确地说及某氏作的“威克匪德之牧师”的

时候，我简直忘了我，把我所知道的和盘向她说出，等一会绿蒂向旁的两位女友谈话时，我才觉得我们在谈话中，她们瞠目地坐着，就好像没有坐在那儿的一样。堂妹的一位向我嗤笑了虽不止一次，我却毫没留意。

话头转到舞蹈的兴会上来了。绿蒂说：狂热假如是件不好的事，我倒并不瞒你，我是最谙悉跳舞的。我脑中一有不快乐的时候，和着破调的钢琴，弹出四人合舞的舞曲来，便甚么都好了。

她在谈话中，我觑着她的黑色眼仁是何等悦意哟！她那生动的嘴唇，鲜嫩而活泼的两颊，是何等勾引着我全部的灵魂哟！我是完全深入于她的谈吐的崇高的精神之中，把她所藉以表现的荃蹄几乎全然不曾听见呀！——这个你是可以想像得出的，因为你知道我。我简单地说罢，我下车时如像在做梦，车停在会场的门首，我就如像包藏在梦中而迷失在暗淡的世界里了，从辉煌的广厅中所迎奏出来的音乐，我弄到几乎不曾听见。

与堂妹和绿蒂对舞的奥德兰君和某某——谁个管他的姓名呀！——来车前迎接我们，把他们的对舞者占领了，我便把我的引上去。

厅中四处都跳起牟涅舞来，我挨次和些女人跳舞，可是太笨了的终不能和她们交手跳到底，绿蒂和她的对手跳起英国舞来了，等她跳到我们的列子来的时候，我是何等快意哟，你请想。她的跳舞真是不可不看！你看她把全部的心肠，全部的精神都灌注在跳舞上，她的全身是一个和谐，那么地无牵挂，无拘束，好像跳舞就是一切，她是别无所思，别无所感；在这一瞬间其他的一切都从眼前消去了的一样。

我求她作第二次四人合舞；她约我在第三次，并且再可爱，再快活没有地向我说，说她是爱德国式舞。她接着说，此处的风尚，要跳德国舞的时候，每对跳舞的人总要跳到底，我的对手跳得不好，我想要谢绝他。和你对舞的女子也跳不来，也不愿的，

我看你跳英国舞跳得蛮好；假如你愿意和我跳德国舞，请向我的对舞者要求，我愿来做你的对手。——我就握了她的手，我们便决定，对舞的时候，她的舞男和我的舞女对调。

要开始舞了，我们彼此把手腕重重地挽了一会取乐，她跳得何等动人，何等轻快呀！大家便跳起瓦尔池舞来，如像天体相抱环舞，因为这舞很难，起初跳的都有些混乱。我们倒聪明，尽他们乱跳；等跳得顶坏的跳过了，我们和奥德兰与他的舞女一对快活地跳舞起来，我已经不是人了。顶可爱的人儿在我手里，和着她同电光一样四处飞舞，旁若无人，而且——威廉哟，我却发了一誓，我所爱的少女，我所要求的少女，除和我外决不许和别人跳舞！不然我决不干休。你请酌量我罢！

我们俩想稍稍休息，在客厅中缓步了几遍。她便坐下，我把剩下的一些橘柑带了来，倒很有效力，不过她把它一片一片地分给了一位不客气的邻座的女人，每分一片使我心如针刺。

第三次英国舞时，我们是第二对。我们在列中跳舞的时候，我是何等地快活呀！我失神地挽着她的手，望着她的眼，她的眼中充满着极开阔，极纯粹的满足之纯真的表示，我们走近一位妇人身旁，在她那不甚年青的面貌上有种可爱的表情使我注目。她看着绿蒂微笑，举出一个指头来威胁她，走过身时，她有意地把阿伯尔的名字叫出了两遍。

我向绿蒂说，假使不得罪你时，请问谁是阿伯尔？她要答应我了，但是要画一个大的8字来，我们便分开了，等我们侧身穿过的时候，我觉得她的额上有些寻思的痕迹，——等她要求我的手去跳普罗母那舞的时候，她说，我不瞒你，阿伯尔是位好人，我差不多是同他定了婚了。——这个消息不是才听得来的，（因为那两个女伴在路上已经向我说过,）但是于我却是很新，因为我还不曾把这件事情想到绿蒂身上去，她在这瞬刻间已成为我的珍宝了。总之我慌乱了，忘乎其性了，乱窜到别的对里去，竟使

全体都混乱了，亏得绿蒂的十分镇静和牵引，才把秩序渐渐地恢复了转来。

跳舞还没完，我们先前看见在天际闪着的电光，始终疑是要下雷雨的电光，渐渐更强烈起来了，雷声也把音乐弄破乱了。女人们跑出列子来，男的也跟随着；秩序全盘破了，乐也停了，在欢喜之中有种不幸或惊异来袭人时，所加与我们的印象比平常更强，这是不消说的。一来因为相反的缘故，使我们如此痛切地感受，二来尤其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已经到了容易感觉的地位，所以收受外来的印象更快。我看许多女人表现出些奇异的变态来，一定是这个缘故。顶聪明的便坐在屋隅，背窗塞耳。有的便跪在她面前，把头脑藏在她的膝间。更有的羼入这两人中，抱着她们痛哭。有些说要回去：有些更不晓得要怎么才好。我们年青的男子乘隙去嘲笑她们，努力想从这些美人的唇间逐去她们向着天所发出的一些忧虑的祷告，她们也无心力抵御。男的有几个便去偷闲吸烟；等聪明的女主人提出，叫我们入室中去，把窗户帘幕都关上，其余的人都没有反对。我们刚入室中——绿蒂便把椅子摆成一个圆形，要做出个游戏来，大家都顺她的情坐下了。

我看见有些人等着好吃的彩物把嘴也尖起来，手也伸起来了。——她才说，我们来数数字呀。你们留心罢！我从左边转到右边，你们也轮流数去，挨到自己时便说出数来，要同点火一样地快，那个停滞了或说错了，我们便打他的耳光，我们数到一千为止。——看来真是有趣。她便伸出手来在圆中回转。第一的人数一，其次的数二，数三，挨次下去。她便愈走愈快起来，有一个撇的一个耳光，挨次一个笑了又撇的一个。愈走愈快。我自己也捱了两下，觉得比她打别人还重些，我内心中暗自满足。还不曾数到一千。统统笑得不亦乐乎，这个游戏也终止了。顶亲密的人便互相依傍。雷雨过了，我随绿蒂到客厅去。途中她说：捱了耳光使他们把雷雨和甚么都忘了！——我没有话答应她——她又

接着说，我也是最害怕的一个。我提起心来想壮别人的胆，我也就胆壮起来了。——我们走到窗畔。雷声只在远处响，雷雨打在地上，极清爽的香味涨满在暖暖的空气中扑鼻而来。她立着，靠着手拐，她的眼光凝视着外面，看看天又看看地，我看见她眼中满孕着眼泪，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了一声——克罗普徐妥。克！我立地记起，浮在她心中的那首壮丽的颂歌，我沉入于感情的奔流中，是她把它解放向我灌注的。我禁不住曲身在她手上，流出极甘美的眼泪亲了她。又看着她的眼睛——啊，崇高的诗人哟！你在这眼光之中如果看出了你的尊崇来呀，我现在更永不愿听别人渎称你的名号了！

6 月 19 日

前回的信是写到甚么地方截止的，我已经不记忆了；我记得我就寝的时候，已经是两点钟，我假如是在你面前说话，不是写时，我怕要一直留你到天亮。

从跳舞会回来后的事情，我还不曾说，今天也没有时候。

那天的日出真壮丽呀！周围是滴淅淅的森林，鲜葳葳的田野！我们的女友们都在打盹了。她问我想不想和她们一样？叫我别要为她拘执——我看着你这眼睛开着的时候，我不会睡去，我说了，又紧紧觑着她。——我们俩便惺忪地一直到她的门首，女仆轻轻地开了门，回答她的发问道：父亲和小人们都好，都还在睡，我在离别时求她许我在那天之内再见一次；她承诺了，我也就去了。自从那时起，日月星辰尽管静悄悄地走它们的道儿，我也不知道昼，也不知道夜，全盘的世界在我周围消去了。

6 月 21 日

我过着幸福的日子，就好像上帝为他的圣徒们节储下来的辰光一样；我不管我会成个甚么，我敢说我有生以来不曾领略过这

种快乐，这生命的快乐。——你可晓得瓦尔海牟的；我准备在这儿住，已经周到了；从此处到绿蒂家只消半点钟，我在这儿感觉着我自己的存在和人间一切的幸福。

我把瓦尔海牟选做我散步的目的地，我不曾想出，它是与天国这么相近的！在我更远地去散步的时侯，时而从山上，时而从平原上隔河望见那座猎庄，那座把我一切的愿望都包含着的猎庄，不知道有多少次。

可爱的威廉哟，我在凝想种种的事情，我想到人心中的欲望，想发展、发明、活动；又想到内心中的冲动，自甘抑束，循习惯之轨而进，不左顾右盼。

我到此地，从小丘望人环媚着我的优美的溪壑，洵可惊叹！——那儿是林子！——啊，我能隐身其荫中呀！——那儿是山峰！——啊，我能从那儿眺望四方的景物呀！——这互相连锁的山丘和这可亲的山谷！——唉，我能置身其中呀！我匆匆走去，又回来，又没有找着我所希求的。唉，地之远方犹如时之未来！一个整然庞大的暗影在我们的灵魂之前；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眼目一样，荡入其中，我们景仰着，啊！想抛弃我们全部的存在，把那唯一的伟大而崇高的感情之一切喜悦拿来充溢我们，——而，啊！待我向前急走，那儿成了这儿的时候，一切还是同从前一样；我们立在窘促中，束缚中，我们的灵魂渴想着已涸了的泉水。

就是这样，那极不安定的放浪者最后又渴慕着他的祖邦，在他的小房中，他妻的胸畔，他小孩们的圈中，在维持他们家计之内，寻出他在远远的世界中寻不出的喜悦来。

晨早我随太阳出山便向瓦尔海牟出发，在那儿主人的园中我自行摘取豌豆，坐下去茎，一面又耽读我的荷马；等我走入小小厨中寻出个罐子来，把乳油调好，把豆荚煎起来，把盖盖好，坐在旁边时时拌搅它时；我的心中痛感着培尼罗普的高慢的求婚者

们在杀猪屠牛，衡之，烙之的状态。用一种静谧真实的感触充塞着我的，除太古的生活之遗风外，别无他物，我幸得无所矫饰而能织入于我的生活之中。

自栽白菜，菜成拔以为蔬，食时不仅尝其佳味，更将一切种之植之时的佳日良辰，灌之溉之从而乐其生长之进行时的美夕，于一瞬间之内复同时而领略之，这种人的单纯无碍的喜悦我的心能够感觉得，真是快心的事呀。

6 月 29 日

前天大夫从城中来此，看见我在地面上和绿蒂的弟妹们玩耍，有几个扭着我，别的就笑我，我去划他们的膈肢，同他们一齐大笑起来。这位医生是位很讲道德的木偶，说话时绉绉袖口，不住地扯扯衣襟，以为这算是聪明人的礼仪；我这是在他鼻子上看出来的。我才不赏识他，尽他在那儿卖弄聪明，用纸牌砌的房子，小孩子们把它打坏了，我又替他们砌起来。其后他走回城去四处说，说这法官的孩子们统统不讲礼了，维特简直把他们惯坏了。

唉，可爱的威廉，世间上最与我的心相近的便是这孩子们呢。我注视着他们，我在这小人中看出他们将来总得必需的种种道德和种种力量的胚胎，在其率性之中看出将来性格的刚强和坚毅，在其放肆之中看出足以超脱世厄的机敏和轻快，一切都是这么整然没破！——我便常常回忆出那人类之教训者的金言：“若是你们不能成为这其中之一人呀！”至友，小孩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应得以他们为师，而我们现在才把他们当作下人看待。他们不许有意志！——我们是没有的吗？这种特权定在那里？——因为我们老些聪明些！——天上的上帝！你看见老孩子，和小孩子，不看见别的；你是喜欢那一个，你的儿子是曾经久已说过的了。但是一般人信仰他，而不听他的话——这也是因为年龄的缘

故——竟把自己来绳律他们的孩子，并且……请了，威廉！我不再唠叨了。

7月1日

绿蒂不得不到一位病人家里去，我自己可怜的心儿真苦，我的心儿比许多潦倒床席的人还要不开展。她被别人请去要在城内某端淑的女人家里住几天，据医生说这女人是不久人世的，在这最后的俄顷间想要绿蒂去的。我前礼拜和她去访问过一位牧师圣徒某，在山中一座小村里有一点钟的路程。我们是四点钟到的。绿蒂带着她第二个妹子同行，我们到了牧师家里，庭中有两株高的胡桃树荫着，老牧师坐在门前凳上，他看见绿蒂好生快活，竟忘了他的拐杖，就想起来迎她，她跑去强要他坐下，便坐在他的旁边，说了许多父亲致意的话，又去抱他丑而秽的幼子，是这老人的么儿了。她如何地去殷勤这老人，如何提高她的声音使他半聋的耳朵能听，如何地说到那些不期而夭逝了的，年青而强壮的人们，说到卡尔司温泉的效力，如何地称赞他的决心，夏天要到那儿去就浴，如何地见得他比前回相见的时候，颜色更好，精神更爽快，她这应对的态度我真想你亲眼得见呀。——我在那时是和师母叙着礼的。老牧师非常快活，因为胡桃树十分可爱地荫着我们，我禁不住称赞了一回，他便向我们说起这树子的故事来，不过他的话是有些难懂的。——他说老的一株我们不知道是谁个种的了，有些人说是这位牧师，有些人说是那位。那后面立着的嫩的一株和拙荆是同年，今年十月满五十了。她的父亲晨早栽这株树，她晚上便生下地。岳父是我的前任，这树子在他是如何地可爱，这是说不出来的；我爱这树子也不弱。二十七年前我充个贫学生初次到这庭里来的时候，我的夫人坐在那树下一块木材上刺绣。——绿蒂问他的女儿，他说是跟着徐米德到牧场上监工去了。老人又接着他的话，说出他的前任和他的女儿如何地爱他，

他起初只是做个助手，后来便接了他的任了。这故事还没有落脚，少牧师娘子和所谓徐米德君通过园子走来；她十分亲爱地向绿蒂致礼，我觉得她也不恶：是一位敏捷的，体格好的，棕黑色面孔的女人，好像在短时期中愉快地在乡村生活过来的一样：她的爱人（徐米德君早表示出这样的身分，）是一位纤弱而沉静的人，不怕绿蒂常常引他说话，他总不肯和我们交谈。使我最不快活的，是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不说话的原因，不是因为理解狭窄，就是固执与乖僻。后来他这种态度只可怜渐渐鲜明了；因为弗里得里克和绿蒂散步时，有时也和我同路，那位先生的脸色平常已就是棕褐色的了，明明显显地更加黑沉下来，甚至有时候绿蒂要牵引我的袖口，叫我注意，别和弗里得里克过于要好，使我不高兴的无过于人与人相倾轧，尤其是青年人在人生之花期中可以享受一切欢乐的时候，彼此用些无聊的事情来把这仅少的好时辰消耗，及到后来才晓得无可补救时，已经晚了，我心中不快。我们到晚上回到牧师家中，就席用牛乳，谈及人生之苦乐时，我竟禁不住执此机会而由衷地反对那乖僻的性情。我开首说道：我们一些人常常埋怨着，欢日甚少而苦日甚多，但在我看来，多半是错了。假使我们常常开心见肠地享受每日间上帝所为我们准备下的幸福，苦痛纵来，我们也会有充分的力量去忍受的，——牧师夫人答道：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兴致也不能如何，那和身体的关系太密切了，身上一不好的时候，便甚么都不好起来。——我赞成了她，我接着说，我们自然是把那当成病症看待的，我们要问，到底有治法没有？绿蒂说：这是不错的呢，我想治法怕要全靠自己。我自己所得的经验：凡我有些不快活要不耐烦的时候，我便跳到花园中上上下下地跳舞起来，便甚么事情都没有了。——我说，这正是我所想说的呢，我想脾气不好完全同懒惰是一样的，因为他就是懒惰的一种。我们的性质容易偏激，但是，我们若有力量只消制服得一下时，事情便会容易做起，我们

在勤劳之中寻得出真的满足。——弗里得里克是非常注意的，青年却向我发言，说人是不能克服自己，至少是不能驾驭自己的感情。——我回答道：我们此刻所论的是一切人所当回避的恶感情，并且不去尝试，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没人知道。譬如人若病了，是要四处求医的，最大的决心，至苦的药剂，为恢复他所希望的健康起见，他是不避易的。我觉得那可敬的老人在倾耳谛听着想加入我们的谈话；在我的谈锋转向他的时候，我便把声音提高起来。我说：我们听过对于许多罪过的说教，但是对于脾气不好的说教我们却不曾听过。——他说：那是该城里的牧师说的，乡下人并没有坏脾气，但是有时候说说也不妨，是对于他的女人和绿蒂的父亲的教训。——听的人都笑了，他开心地同笑，笑得发出咳嗽来，把我们的谈话间断了好一会。随后那青年又寻出话柄来了：你说脾气不好是种罪过，我想未免有些过火。——我答道：并不过火，凡事伤及自己并伤及他人的，便值得这个罪名，我们不能使彼此幸福，还不够吗？我们还定要把各人心中还能自行护庇的满足，互相剥夺吗？脾气不好的人，能够深藏不露，自行忍耐，不发泄出来扰乱四围的宁静的，世间上有这种好人，请你指教！况且脾气不好不是一种对于我们自己没有价值的内心的不快，不是一种对自己的不满意吗？这种不满意常常和一种由于无谓的虚荣心所激发的嫉妒心相联接着。我们遇着幸福的人，我们要使他不幸福，这是令人难耐的。——绿蒂微微笑我，因为她看见我说话时的举动，弗里得里克眼中涌出泪珠来，更使我得势了。——我说：这种人真可怜，把自己本心中所生出的单纯的愉快用暴力或者想用暴力去剥夺！一切人世的礼赐和好意不能补救一瞬间的满足之牺牲，被我们暴君的嫉妒的不快意所破灭了的。

在这一瞬间我全部的心胸都充满了；许多往事的回忆压迫我的灵魂，眼泪到我眼里来了。

大凡人天天都在说的呀，我叫了出来：对于朋友，除了诱启他的快意，增进他的幸福，自己同时享受之外，不应当做别的事。假使他为忧惧的激情所苦，为苦闷所蹂躏，你能给他一点缓和的泪滴么？——假使至危候的病症侵袭了你在青春时期把她埋没了的人儿，如今全无气力地横陈着，眼睛死盯着天，临终的汗点在苍白的额上进出，你立在床前如像受了诅咒的人，深心中觉得你便把全部家产用尽，也无能为力。愁苦扰乱了你的心，对于这将死的人，你愿牺牲一切，灌注一点力量，一星情热的时候呀！

我在当时所表现的，这么光景的回忆委实用全部威力来袭迫了我。我用手巾来障目，离开了众人，只有绿蒂的声音在叫我：我们走了罢！我才回复了我来。在路上她责备我对于一切的太表同情，说我因此会遭失败，说我应当自重。——哦，天使哟！我为你之故不得不生存下去！

7 月 6 日

她时常在她将死的女友身旁，时常是同一的态度，时常是殷勤可爱的人儿，她眼光所看到的所在，便减少痛苦而产生幸福。她昨晚同玛亮尼和小玛尔心两人散步，我知道了，我便走去遇着她，我们便一块儿走。走了一点半钟的路程我们才回城市，到了那井泉旁边，这是于我很可贵的井泉，于今更一千倍地可贵了。绿蒂坐在那小垣上，我们立在她的面前。我周围环视。啊！往日我心境孤寂的时候的那些辰光又活现在我眼前了。可爱的井泉哟，我说，自从那时以来我久不再在你清凉处休息，每每匆匆走过，没有注视到你了。——我埋头下去，看见玛尔心舀了一杯水很注意地走上来。——我看着绿蒂。感觉着我对于绿蒂所怀抱的一切。那时玛尔心捧杯上来了。玛亮尼想接受她的，小姑娘用着很甘美的声音说道：不，不，绿蒂姐姐，你该先喝一杯！——我

为她这真诚和恺悌，她用以叫出的，非常感动了，以致无法表现，便抱起这小孩来，猛地接了她的吻，她更立刻啼哭了起来。绿蒂说，你大卤莽了哟！——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来，玛尔心！她接着又说，便握过她的手，走下石阶去了。把这用干净水来洗干净罢。快，快！不要紧呀。我立在上面；看那小孩子用她蘸湿了的手儿好热心地擦自己的脸，十分相信那灵泉可以洗净一切的不洁，去掉耻辱，免得生出肮脏的胡子来；等绿蒂说：够了！那女孩儿却愈加热心地洗擦，好像多擦一点总要好得一些的一样——威廉哟，我告诉你，我从不曾比这回更虔敬地临莅过一次洗礼！——再等绿蒂走上来了的时候，我很想跪在她的面前，如像跪在一个替国民赎了罪的预言者的面前一样呀。

那晚上因为我太快心了，禁不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一位人，这人我相信是了解人情的，因为他有见解；但是我碰了一个钉子！他说，绿蒂真不好，不应该使小孩子知趣，为种种一切妄执与迷信的动机，这些观念当使小孩子们早不儒染，——那时我一下想起来，他这人是八天前才受了洗礼的；所以我就算了，我的心中却深信着这种真理：我们对待小孩子，当如上帝对待我们一般，他沉醉我们在这种亲切迷妄之中，使我们最为幸福。

7 月 8 日

人真是个小孩子：怎样地想蒙得一番青眼呀！人真是个小孩子哟！——我们是往瓦尔海牟去来。女人们是坐马车去的，我们散步的途次，我相信在绿蒂黑色的眼中——我是个蠢人，你恕我罢：我教你去看她，她这双眼眼哟！——我写得简单，（因为我想睡，眼睛睁不开了，）你看，女人们上了车了：车旁立着青年费塞尔斯多德和奥德兰和我。她们从窗内伸出头来和亡八们倾谈，真是轻佻，真是快活得很，我在寻绿蒂的眼睛啊！她的眼睛在——看注他们！但是看到我罢！我罢！我一人简直断念着在等

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才不看我！——我的心向她说了一千遍的告别！而她却不看我！马车走过了，眼泪停在我眼里。我目送着她，看见绿蒂头饰从窗口垂出，她在回顾——啊！是看我么？好友！我在这暧昧中浮泛；那是我的慰藉：或许她是在回顾我！或许！——请睡了！哦，我简直是小孩子哟！

7 月 10 日

在会集中，我被她招呼着的时候，我所呈的是何种痴态，你当然晓得的！有人硬问我，她怎样合我的心意？——合心意！这句话我恨得比死还厉害。绿蒂只能合他心意，不能充满他全部的感官，全部的感觉的，这是种甚么人哟！合心意！最近又有人问我，莪相合不合我的心意？

7 月 11 日

M 夫人非常沉重：我在替她的生命祈祷，因为我是同绿蒂忍耐着祈祷的。我间或在这女友处去见她，今天她对我说了件可惊骇的事情。——M 老人是一位吝啬的龌龊的守财奴，一生中把他的夫人苦了不少，箍了不少；但是这夫人总是晓得自解的。几天前，医生断定她的生命没救时，她把她的良人叫来（绿蒂是在房间里的），便对他说：我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死后会闹出乱子和愤怒来的。我经理家政一直到如今，尽力整理了，尽力俭约了：但是你要容恕我，我这三十年来背了你所做的事情。结婚当初你规定了一点点儿钱作为伙食费和别的家缴，家务渐渐大起来，家业也渐渐大起来，你却是不动，每礼拜的用费却不照加上去：简单说，你是晓得的，不怕家务最繁的时候，你每礼拜把七块古登（奥币名），来叫人缴过去。我也没有和你争论，每礼拜底不敷我便从收入中扣出来填补，因为谁也想不出：一家主妇会向金库里偷钱的呢。我没有浪费过甚么，我便不承认这件事情，

也可以安心地死去，不过怕的继我经营家政的人，弄得无法可施，你随后更常常说你的前妻是用的那点家缴。

我同绿蒂说及人心的不可思议的蒙昧处，外观上定要两倍才能够用的，只消把七块古登，竟能安心，不想在暗地里还隐伏有别的缘故。但是我还认得许多人，把预言者的永久的油瓶不加怪异地便拿回他自己家中的呢。

7 月 13 日

否，我没有错；我在她那黑眼中读出了她对于我和我命运的真的同情。是，我觉得，并且我满心相信她那眼中，她——哦，我敢，我可以把这句话来向上帝明言吗？——她在爱我！

爱我！——并且我何等自重了起来，我何等——我可以向你说，因为你有这种理解力——我何等自尊了起来呢，自从她爱了我！

到底我是自负，还是实情呢？——我不认识那人，我在绿蒂心中不十分怕他，但是一等她一说到她未婚夫的时候，说得十分亲密，十分钟爱——这对于我就好像对于一个人，他的一切荣名和职位都被人剥夺，剑也被人摘去了的一样。

7 月 16 日

啊！我的指头无意之间触着她的指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互相在桌下遇着的时候，我全身的血液要沸腾起来了哟！我缩回来，如像避火一样，一种潜力又把我引过去——我的感官简直一切都昏蒙了呀！——哦！这种细微的和亲使我如何地十分痛苦，而她的无猜，她的不羁的精神全不觉得咧！当她畅谈时把她的手放在我的上面，谈得高兴处更倚到我的身旁，她口中的天香可以达到我嘴唇上的时候——我会倒地，如像着了电的一样。——并且威廉哟！我此刻委身于这种天幸，这种亲热之中——你是了解我

的。否，我的心没有那么腐败！只是懦弱！儒弱极了呀！——然而这不就是腐败么？

她是我所神圣视的。一切欲望在她的面前都沉默了。我在她旁边的时候，我总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就好像我的精神在我全部的神经中颠倒了的一样。——她有一种音调，是她藉天使般的力量在钢琴上弹出来的，十分单纯，十分灵韵丰浓！那是她的歌声，当她才把开首的曲谱弹着的时候，使我超脱乎一切苦痛、淆乱和愤懑。

古代关于音乐的魔力之议论我觉得没一句不是真的。那单纯的歌声是怎样地擒着了我哟！我不知道她唱出来时，怎么常常恰在我脑如中弹的时候！——我精神中一切混乱和黑暗都散了，我又自由自在地呼吸起来。

7 月 18 日

威廉，没有爱情的世界于我们的心有何用哟！何所取乎没有光亮的神灯哟！只消你们把那小灯点来，立刻在我白壁上便有种种画图现出，那虽然不过是些一时的幻影，我们如能像个年少的青年立于其前，乐享这移动的现象时，总可使我们幸福。今天我不能到绿蒂那儿去；有种不可避免的会集阻止了我。怎么做才好呢？我发遣我的下人出去，为我找寻一位人，这人今天同她接近过的。我等她的时候何等烦躁，我见她的时候何等快活哟！我很想捧着她的头，和她接吻，假如我不害羞的话。

人说有电光石这样东西，把它晒在阳光里，它便吸收光线，到晚来发亮一会。我寻的这个人就譬如这电光石。我觉得她的眼光看过他的脸，他的颊，他的衣扣和衣领，这种感觉使我把他的一切都十分神圣地视，十分尊重地视！在这刹那中就把一千金给我也不肯把这青年放手。我在他的面前非常适意。——请你千万别要笑！威廉，假使是使我们快活的，便是幻像么？

7月19日

我要去看她！今早我神气发扬，怀着无限的愉快对望着那美的太阳，我叫了出来；我要去看她！我除此而外今天一天没有甚么别的希求。一切的，一切的都消蚀于此翘望之中了。

7月20日

你叫我同公使一路往××去，和我的意见不合。我不大喜欢做随员，并且我们很清楚，男子是尤其不宜于做随员的。你说我的母亲很乐意我活动；使我好笑。我此刻不是在活动吗？不管我数的豌豆或是蚕豆，根本上不是一样的吗？世间一切的事情都是无聊的，一个人不是为自己的情热，为自己的要求，而只是为金银或名誉或别的在替别人工作甚么的，永远是个蠢子。

7月24日

你是常常肯提起到的，叫我别把绘画怠惰了，我倒想对你说，自从那时以来与其说是少画，宁可说是把那全部的事情都抛弃了。

我不会如许幸福过。我的感觉对于自然，乃至对于一小石，一细草，不曾如许丰富，如许密切过；但是——我不晓得要怎么表现才好——我的意像力很弱，一切都在我眼前浮泛动摇，我竟不能把持得一些轮廓；但是我想，假使我能得到黏土或融蜡时，我或许能够塑造。这种想法如能持久时，我会取了黏土——只好供人作笑柄罢了！

绿蒂的肖像我动手画了三次，三次都没有成功，弄得我真不高兴，因为前些时是画得很好的。后来我只好画了一张影像。

7月25日

唉，可爱的绿蒂哟，我甚么都肯出力做；你只多多地叫我做罢，并且常常地！我只求你一件：别要在你写给我的信笺上面再撒砂！今日把信笺忙按到嘴唇上的时候，牙齿嗟呀嗟呀地响起来了。

7 月 26 日

我曾经几次起过决心，想不那么频繁地去看她。啊，谁能坚持得了呢！每日我都降伏在诱惑之下，而且自誓：明朝你可不去了，等到明朝一来，我却又寻出一种不可抵抗的原因来，等我还在踌躇，已经在她身旁了。有时她在晚上向我说：你明天要请来罢？——谁能不来呢？有时她托我些事体，我觉得非亲自去回答她不可；有时天气很好，我走往瓦尔海牟去，待我走到那儿时，离她只有半点钟的路程了；我是太接近了她的氛围了——所以我就走到她那儿去。我的祖母说过一段磁石山的故事，船只们太挨近了的，铁骨立地被山吸引了去，铁钉向山上飞，可怜的遇难者便在重叠相压的船板间沉没。

7 月 30 日

阿伯尔回来了，我要走了；假如他是顶好顶高尚的人，我无论如何是甘拜下风的。那在我的面前看见他的所有是那么的完美，会是使我难受的。——所有！——啊，够了，威廉哟，佳婿已在那儿！一位善良可爱的人，人对于他是无论如何不得不亲切的。幸好他来的时候我是不在！不然会使我心碎。他也是很正直的，在我面前还不曾和绿蒂接吻过一次。真令人佩服！我为他对于这姑娘所表示的敬意，不得不爱他。他能和我要好，我揣想这怕不是他自己的感情，而是绿蒂的手腕；因为这是女人们所在行而且当然的：假使她们能支持两个爱人彼此相善，是时常有益于他们的，但也是难能的事呢。

但是我不能不敬仰阿伯尔。他沉静的外貌和我赤裸裸地不安的性格区别得十分鲜明。他很有情，并且知道绿蒂对于他的爱。他不见得有甚么不好的脾味，你是晓得的，那是种罪过，是我对于人所最厌恶不过的。

他以为我是个有心的人；我对于绿蒂的关系，对于她的行为所表现的温暖的乐意，增进了他的胜利，他愈见爱她。他因为小小的嫉妒有时苦恼过她没有，那我只好付之不问，不过我如掉到他的地位时，至少总难保不为这魔神所侵犯。

他的事情，我由他罢！我住在绿蒂身边的喜悦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是应当痴愚，还是迷惑呢，名号有甚么用处呀！我把事实告诉你罢。在阿伯尔未来之先，我现在所晓得的一切，我早已知道！我知道我对于她不能要求甚么，也不曾要求甚么——即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不敢去多贪她的爱情——而今别人真正来了，把这姑娘给他夺去了，这位傻子才睁着两只大眼。

我咬定牙关，嘲弄我的不幸，并且有人说我已经是无法可施，只好是断念的，我更加两倍三倍地嘲弄他——别把这种稻草人来苦我罢！——我跑向森林中去盘桓，等我到了绿蒂那儿，阿伯尔在小园中凉亭下坐在她的旁边，我不能再前进了，我便蠢得失了定针，做起许多滑稽，许多糊涂的事来。——绿蒂今天向我说：我千万央求你，不要再做出昨晚那样的过场了！你那么高兴的时候，令人可怕呢。——我们谈句私话，阿伯尔有事做的时候，我是晓得的，啐！我就走去，我看见她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总快活。

8 月 8 日

我求你原谅，亲爱的威廉，我把那教我们去服从不可避的运命的人骂得不堪，并不是在指你。我自然晓得你的意见和我的不同。你的话根本没错。我的挚友呀，你只让我说一句罢。在这世

界中“非此则彼”的选择是很难的，感情与行为，可以投出种种虚影，如鹰鼻与凹鼻之不同呢。

我把你全部议论承认之后，又想在“非此则彼”之间逃去，你别怪我。

你说：我非有希望于绿蒂则是全无希望。好！依前说便当彻底去追求她，求把捉你愿望的成就，依后说便当鼓你勇气，求超脱能侵蚀你一切力量的那种不幸的感情！——好友！你说得好，而且——说得容易呀。

你能向这种不幸的人要求，他的生命渐渐为一种浸润的疾病所浸以几于死的，你能向他要求，教他用只短剑来立刻把苦痛作个终结吗？侵蚀了他种种力量的灾祸，不也同时把他敢从灾祸而解脱的勇气也劫掠了去吗？

虽然你能用一种相仿佛的比譬来答道：与其一任踌躇畏葸以弄其生，谁有不愿意撒手而去的？——我不晓得！——我们不能尽把譬喻来纠缠。——唉！威廉，我在这一种瞬间我每每有超逸摆脱的勇气，但是在那时——我只是不知道往哪儿走？晓得的时候我便走去。

8 月 8 日夜

我一些时抛弃了的日记，今天又展开来看，我惊骇着我如何地意识着一切，然却一步一步地深陷了下去，我如何对于我自己的状态常常十分明目地注视着，然我的行为却同小儿一样，如今也还如此明目注视，但是毫没有点改善的样子！

8 月 10 日

我定能过顶好顶幸福的生活的，假使我不是个愚人。如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么些美好的境遇，可以慰人灵魂的，真不容易聚合。啊！只有我们的心能谋他自己的幸福，这是十分真确的

话。——为可爱的家族中之一员；为老者所爱如其子，为少者所爱如其父，又为绿蒂所爱！——其次是可敬的阿伯尔！他不用烦躁的无礼来扰乱我的幸福，他把诚心的友谊来维护我，除绿蒂外我是他在世界上最爱好的！——威廉，当我们散步时，听我们谈话，真是件有趣事呵我们彼此谈及绿蒂：世间上比这关系再可笑的怕没有，但是为此也常常有眼泪进我眼里。

他向我谈到她耿直的母亲，她母亲临终时，把家政和儿女交给绿蒂，把绿蒂交给他；从那时起绿蒂完全变成了别人：她当心她的家政，作鼓振金就成了一位真的母亲：没有一刻时候不鞠育，不黾勉，但是也不失她的快活和灵慧！——我傍着他走，摘着路旁野花，十分小心地凑成一个花团，又——投向流过去的小河里，看着花团，轻轻地浮去。——我不知道曾经向你写过没有，阿伯尔留在这儿，要在喜欢他的某领主处就事，薪水颇好。做起事来像他那么有秩序，又热心的人，我罕曾见过。

8 月 12 日

阿伯尔确是天下第一个好人。我昨天同他演了一场奇剧。我到他那里去告别；因为我想骑马去跑山，关于这件事情我此刻正要写给你。等我进了他的房间走来走去的时候，他有些手枪落入我眼帘。把手枪借给我罢，我说了，带去旅行。他说，那就请你费心，自行装药；它们挂在我这里只是摆样子的。我取了一只下来，他接着说：自从我不当心出过一次岔子，这宗家伙我再不弄了。我很想听他这段故事。——他说：我在我乡下的友人处住过三个月，我们有几只手枪不曾上药。安安稳稳地睡着。有一次下雨的午后，我坐着无聊，我不晓得怎么想起：我们怕会被人掩袭，我们怕有把手枪装好的必要——你会晓得我当时的心境。——我把手枪交给使用人，教他上药装弹，他把来同女仆作耍，想惊她，一惊不小！枪一发。因为通条是还装在里面的，通

条射入女仆右手的拇指与次指之间，把拇指射烂了。我因为那种惨事，又赔了药资。我的火器便通不装弹了。好友，小心有何用哟？危险是不会先知的！虽然——你须晓得，我顶喜欢他这人，甚至喜欢到他这“虽然”，因为一切原则都不免有例外，那不是自明的道理吗？但是他这人太周到，他若想到他说的有些粗略、平庸、欠确的地方，他便要形容、改变、推荡，不一直说到再不与题相干时不止。在这种时候他的说明来得很愉，我后来早不在听他了，我陷在怪想之中，用一种令人注目的资势，把枪口当着我额次的右眼。啐！阿伯尔说了，把手枪夺了去，你要做甚？——那是没有装弹的，我说了。——虽是那样，你为甚么要做出？他不能忍耐地说了。我不能想像得。何以人会那么愚肯至于自杀；单是想到，都令我不高兴。

你们人，我叫了出来，一论到一种事情，立地便要说，那是愚啦，那是聪明啦，那是善啦，那是恶啦！究竟这些是甚么意思？你们对于这件事的内在关系追求过吗？这事为甚么起的，为甚么不得不起的，你们能确切知道它的原因吗？果真你们是知道了，我恐怕你们不会那么轻于下判断罢？

你是会赞成我的，阿伯尔说了，某某种行为，无论是由何种动机起的，总得是罪恶。

我耸起肩头，赞是赞成了他。但是，好友，我接着说了，这儿也有些例外存在。盗窃是种罪恶，这是真的：但是有人想把他和他家眷从饿死中救出，因而偷盗，这人该受怜悯，还该受惩罚？对于在正当的怒气中把他不贞节的女人和她可鄙的奸夫杀死了的男子，对于在欢会的时间中因为爱情的不可遏抑的喜悦而失身的女人，谁能先举石头去打？就是法律也要原谅，冰血的道学家也要感动了。

那全然是另外一回事，阿伯尔回答了，因为那种人，狂热冲了心的，把一切思索力都失掉了，应当被人作为一个醉人，作为

一个疯子看待。

啊，你们道学先生们哟！我微笑着叫了出来。狂热！醉！疯癫！你们能那么冷视，全没有些儿同情，你们有德行的人们哟！骂醉汉，恨痴呆，漠然走过，如像祭司，你们该感谢上帝，如像法利赛人一样，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这其中的一人。我是不只醉过一次，我的热情同狂气差不多，两者我都不后悔；因为我早自晓得，凡为创建大事业，创建好像不可能的事业的非常之人，当其未成功以前，人是定要叫他是醉汉，是疯子的。——而且就一般人而论也是不堪听的，凡为一种自由高贵的事业在半途的时候，几乎要听见甚么人都要说：这人是醉了，是傻子！害羞罢，你们清醒的人！害羞罢，你们聪明的人！

阿伯尔说：这又是你的妄想了。你横顺爱夸张，至少这回是错了的，你把我们所谈的自杀竟比到大事业上去，自杀不过是懦弱罢了。因为寻死确是比着坚毅地忍耐这苦痛充溢的人生是容易些。

我是想要中止了；因为我倾泻着全部的胸膈话，别人竟好像听作一种无谓之谈的时候，是再没有甚么言论可以使我更冒火的。但是我自己把持着，因为我是每每因此而愤怒过的了，我便稍稍带些激烈语气回答他道：你说那是懦弱吗？我求教你，别使外感把你蒙了！一国的国民喘息在暴君的不可忍耐的专制之下，一旦奋怒而破坏其桎梏，你能说他是懦弱么？有一人，火将烧其房屋，大惊之下，尽其全力，轻易能举其心平气和时所不能动弹的重担；又有一人，因为盛怒之下竟能抵敌六人而胜服之，是可命名为懦弱的么？好友，“努力”可以说是刚强，为甚么“紧张”却是懦弱呢？——阿怕尔看着我，说道：别误解，你的例子完全不切题。——或许是罢，我说了；我是常常被别人非难，说我的思路每每陷于诡辩。待我们想想看。我们到底能够作别的想像不，人能把当然可以享乐的人生竟决心抛去，他那心境究竟是怎

么样？因为我们总要能同情，然后才配去谈论一件事理。

我接着说道：人的天性是有限制的；他只能把快乐，苦痛，忍受到某种程度，假使一超过了，那就完了。此处的问题不是懦弱或刚强，此处的问题是他苦痛的量究竟忍受过度了没有？不管那苦痛是道德上的或肉体上的；我觉得：说自杀者是懦怯的话是很奇怪的，犹如不当说因恶性的热病而死的人是儒怯的一样。

怪论，真是怪论！阿伯尔叫了出来。——不见得如你所想的那么怪罢，我答了。譬如人的本质受损，竟把全部的力量都消耗了。又无法可以补救，无论如何合宜的改革都再不能恢复到生活的常态时，这样我们叫作“死症”，你是赞成的了。好友，我们请应用到精神方面来。请把这种人想想看，为自己的“执见”所困，外来的印象如何作用他，他的观念固定了，驯致丛簇的激情夺去了他全部的静思力，使至于死。沉着的，有理性的人见这不幸者的状态，使如何去忠告他，终是无用的！就如像一个健康的人，立在病人床次，终不能把自己的力气灌注一星儿给他。

阿伯尔以为这句话太宽泛了。我又向他提起前几天不久投水死了的少女，把她的哀史向他反覆。——一位好的年青的姑娘，因为在家务的狭隘的范围中长成的，每周所做的事情固定，所以她除在过礼拜日渐渐打扮起来和些同伴出郊外去散步，每逢有盛会的时候或许跳舞，更或者十分表示同情而热心地费许多时间同邻女谈说某种争斗的原因，某种不好的谣传的原因之外，再不晓得有快乐的事情。——可她火样的人性终竟感觉着内心的要求了，这要求由男子之媚谀而增长；她往日的快乐渐渐没趣味起来了，到她遇着了一个人，对于这人有种不曾经验过的情绪把她强拉了去，在这人身上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放着，把周围的世界忘了，除了他一人之外，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感，只是渴慕着这一个人。由这种不定的虚荣的空的满足不曾受伤，她的要求便笔立的趋向目标；她想成为他的，她想在永恒的结合之中膺

享一切的幸福，是她所不曾遇过的，更领略一切的快乐，是她所渴念着的。重叠的盟誓，是她对希望的保证所加的封号，大胆的爱抚，是把她的欲望增进了的，完全把捉着了她的灵魂；她在一种朦胧的意识中浮泛，在一切的快乐的预感中浮泛，她是兴奋到了最高度，她终竟伸出了她的臂腕。想把一切的愿望把捉——而她的情人才抛弃了她——瞠目地，忘神地，她立在这破灭之前；她的周围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希望，没有慰安，没有预想！因为她的所天，她只在他身中才感觉着她的存在的，弃了她，她也看不见在她面前的远大的世界了，也看不见可以补苴她的损失的许多东西了。她自己只感觉着，为世所遗弃——遂盲目地，为她深心中的剧痛所迫抑，跳下水里去，把她一切的苦闷窒死在环抱一切的“死”里。——喂，阿伯尔，这就是许多人的哀史呀！说呵，这不是与病患相同的吗？在混乱的，矛盾的群力之中，人性苟寻不到出路的时候，人是不得不死。能够这样观察发言的人真可叹息哟：蠢女子！假如能等一等，等时日一过，失望总可消去，早有别的一位男子来，安慰她了。——这犹如有人说，这为热病而死的蠢子！假使能等一等，等自己的力量回复，把液体改善，血液的混乱澄清，一切都会好，可以一直活到今天。

我这譬喻对于阿伯尔还是不明了，他这的那的还辩了一些，说我只论的是单纯的女儿：但是有理解的人，既不如是狭窄，又能渗透较多的关系，她或许可以免罪而不至于死。——我的朋友！我叫了出来，人总是人，不怕就有些微点子的理智，到热情横溢，冲破人性的界限时，没有甚么价值或至全无价值可言。再者——我还说了一些话，我才取帽而别。哦，我的心膈那时真是塞满了哟！——并且我们彼此意见不侔而散。在这世间上要了解旁人实在不容易呀。

8 月 15 日

究竟不错，世间上比恋爱还切要于人的东西没有。我觉得绿蒂也像不愿意离开我，小孩子们我不说明日再来，不让我走。我今天出来，想和着绿蒂的钢琴而唱歌；但是我没有达到。因为小孩子们要我讲童话，绿蒂也叫我讲，我便不能不顺从他们的意。晚餐的面包是我切给他们的。他们的喜欢得就好像从绿蒂得来的一样，又把“公主”的梗概讲了，这是很现实的。我在此倒见识了许多，我不讲诳话，童话所加于他们的印象，我真惊愕，因为第二次讲时，忘记了的，我每每加些花样进去，他们立地便要说，前回的是不同，所以现在练习着，把它连成可唱的韵文一丝不变地循着朗诵起去。我从此学得的，是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第二次改正出版的时候，不怕改得有诗意，比初版更好，总是要伤及他的书的，我们是喜欢第一印象，人是造来被最冒险的言论所说服的；并且最冒险的言词印人之深极其坚牢，凡想抹杀或删改的作者，不幸呵！

8 月 18 日

人说凡与人以幸福的，亦可为不幸之源，究竟真是这样么？

我心中对于活鲜鲜的“自然”，所生出的丰富温暖的感情，在前曾以充分的喜悦灌注过我，把我周围的世界变成过乐园，而今竟成了个不可忍耐的暴君，成了个苦人的鬼魅，随处都追随着我。我从前从岩上望过河，望到那边山丘那些丰沃的山谷，一切草木在我周围坼甲迸芽；我看见那些山，从麓至巅有高茂的林木衣覆，那些山谷蜿蜒迤逦，为极优美的林子所荫笼，那悠然的河流在飒飒作声的芦岸中流泻，美丽的云彩倒映水中，在空中为骀荡的晚风所摇弄；我又听见许多鸟雀在周围的林子上歌啼，无数的蚊蚋在最后夕阳的红光中欢舞，夕阳将沉的回瞥把营营而鸣的甲虫从草上放出；周围的淆乱和振动使我又注意到地面上来，苔藓从这坚岩吮取它的养料，小小的丛林在瘠硗的砂丘上生起，把

自然的内部的，燃烧着的，神圣的生命启示了给我；我在温暖的心中是如何地把一切捉着，觉得我自己在横溢的丰满之中好像神化了的一般，而无穷世界的种种庄严相是怎样地在我灵台中十分生动地存在哟！伟大的山脉环绕我，险壑在我前，山溪奔腾而下，河流在下面流泻，林木山陵都生声响；我看见它们在大地的深部相互作用相互造作，那种种一切不可殚研的生力；又看见在地面上，天宇下，种种千差万别的生物浮游，一切的，一切的都以千差万别的形态增殖；而人则聚息于小屋之中，自营巢窟，而心中偏以为在支配着这广漠的世界！可怜的蠢物！因为你是那么渺小，所以你把一切都看得这么细微！——从那人不可到的连山，横过未经人迹的漠野的，以迄于人所不识的重洋的尽头，永恒创造的精神弥漫，一切微尘受它而生的，都欣欣然自乐。——啊，那时候，我是如何地常常祈愿，希望能有那从我头上飞过的大鹤的健翮，焦渴着赶飞到那不可测度的海洋的岸上，想从那“无穷”的涌泡浮沫的杯中饮取那汎涨着的生命之甘醇，想在我胸里受了制限的生力之中，只消一刹那也好，要感觉得一滴的幸福，那在他自身，把一切万汇发生出的本体的幸福。

兄弟哟，只消回想到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好了。就是这种努力，想把那不可言说的感情呼唤转来，重说一遍的，把我的精神已提高起来，使我觉得现在围绕着我的现状两倍地不安。

我的灵魂的面前如像挂下了一张帷幕，无穷生命的舞台在我面前变成了永恒开张着的坟墓之基底。一切都是消逝着，一切都是同电光石火一样转徙着，能够维持它存在的全力的极少，啊！随潮流而荡去，而沉没，而触岩石以碎，你能说：“那是存在！”吗？没有一“刹那”不蚕蚀你和你周围的家族的，没有一刻时候你不是，不得不是，一个扰乱者：极有益的散步也要费整千百可怜的昆虫生命，一举步便把蝼蚁们苦心经营的建筑踏破了，把一个小世界踏成一座难看的坟墓。吓！世间上大的稀罕的灾难，如

像大水荡去了你们的村庄，地震吞没了你们的城市，不能触动我了：侵蚀的力量，隐藏在自然界的一切当中，除形成扰人自扰的物汇而外并无他长，他把我的心都埋没了，所以我十分焦心，我看天与地与在他们周围生动着的力，除是一个永远贪婪，永远反刍的怪物而外，不见有别的。

8 月 21 日

清晨我从苦梦醒来，伸我两臂去寻她时，她自不在，晚上幸福而无邪的甘梦欺我，我好像在牧场上坐在她的旁边，握着她的手，在她手上接了一千个吻，我在我床上寻她时也是徒然。啊，当我还是半醒半梦的时候，我在找她，待我一醒来——一泓眼泪从被压迫着的心中迸出，我望着个黑漆漆的未来怆然而流涕。

8 月 22 日

这是一种不幸的事，威廉哟。我的活动力固定成一种不安的怠惰了。我是不能好闲，却又不能工作，没有想像力，对于自然也没有感觉，任何书籍都使我作呕。我们自身一有不快的时候，万事万物都生了缺陷。我要对你发誓：我是时常愿意成个佣工，每早晨醒来，只抱着对于来日的期待、渴仰和希望。我常常嫉妒阿伯尔，我看见他没头在工作里的时候，我便私自思惟，假使能易地而处，我定是快活的了！往日我已着想了好几次，想给你和部长写信，要求在公使处得个位置，你说过他是不会拒绝我的呢。我自己也在这么想，部长多年就喜欢我，好久便在替我计划，想为我找寻一个相当的位置；这个我只消一点钟工夫便可达到目的。随后我想到这事上来的时候，我便想起一段马的故事来，这马因为它自己不羁得难堪了，自愿把鞍辔加上，被人骑坏——我不知道，要怎么才好！——爱友哟！我心中希求状态的变化的焦灼该不是那随处追随我的一种内部的、不愉快的烦躁罢？

8 月 28 日

真的，假使我的病可望好时，他们是定要治疗的。今天是我的生辰，一早就接受了阿伯尔送来的一个小包。打开的时候立地有一条淡红色的丝带落到我眼底，这是我和她初见面时，绿蒂所戴过的，我以前早就要过几次的了。还有两册六十四开的小书，是威池坦出版的荷马诗集，我是早想要的，因为我所有的弈尔涅司特版散步时不便携带。请看，他们俩如此体贴我的心愿，如此想在一切小事上表示出友情来，虽是授者的虚荣心比那些璀璨的赠品压制得我更觉有一千倍的重量。我吻了丝带有一千遍，我每一呼吸都在吞噬着那仅少的幸福的，不可再来的期间所经验过的幸福的回忆。威廉，本是这样，我不吐不平了，人生之花只是一些虚像！有好多人长逝了之后，全没有些儿痕迹留在后头！结了果的何其少！果能熟的又何其少哟！但是熟了的果实那儿正多得很呢！但是——哦，我的哥！我们能把那熟了的果实丢弃不顾，不食，使它腐烂了去吗？

请了！酷暑的一天，我常常坐在绿蒂的果树园中的果树上，拿着有长柄的采果器在树顶上采梨子。当我把梨子投给她的时候，她立在树下受取。

8 月 30 日

不幸吗？你不是个愚人吗？你没有自己欺诳你自己吗？这暴躁的，无所抵止的激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除向她而外，更没有祈祷；除她的姿态而外，没有别的现于我的想像力中，围着我周遭的一切我只看得和她有关系的。这个倒使我获得许多幸福的时刻——一直到我不能不离开她的时候！啊，威廉哟！我的心常常因此吃苦！——我若是坐在她旁边，把她的容姿，她的丰度，她言语的天使般的表示乐享了三两点钟之后，我的一切感官

渐渐紧凑起来，眼前愈见幽暗，我也不能听，就好像有位刺客扼杀着了我的咽喉，我的心便狂跳起来想苏解这被迫促着的感官，而它们的动乱愈见增大——威廉，我是常常不知道，我到底还生在世上不是！假使悲情不能常常解此过激，绿蒂不许我以哀矜的慰藉，在她手上哭出我抑郁的时候，——我便走，走出去！远远到田野间去盘桓！去登艰险的山便是我的快乐，通过无路的森林去开拓路径，通过蒺藜墙，使它可以伤我，通过荆棘，使它可以刺我！我便稍稍好得一点！稍稍！有时我因为疲劳饥渴之故半途倒卧，有时在深夜之中，高高的半轮明月当头，我坐在寥寂的森林里蜷曲的树上，藉以稍稍苏解我受伤的脚底，于是在这疲怠的安静之中睡到破晓时分。哦，威廉，岩穴的幽栖。毛织衣，棘带，是我的灵魂所渴慕着的慰安的。请了！我看我这不幸的生涯除了坟墓之外没有结局。

9 月 3 日

我定要走！我谢你，威廉，你决定了我的彷徨不定。我拖着想离开她的心事已经十四天了。我定要走。她是又进城去了，在她女友处。而阿伯尔——而——我定要走！

9 月 10 日

那是一天晚上！威廉哟！我现在克制着一切了。我不会再见她了！哦，我的至友，我恨不能飞来吊着你的颈子，流一千行热泪，发一千倍惊喜，向你表示出搅乱我心曲的感情哟！我坐在此地叹息，想静摄我自己，等待天明，我的马便同日之东升而上途了。

嗳！她睡得安稳地，不想到她会不能再见我了。我把我离开了她；硬定心肠讲了两点钟的话，都没有把我的计划泄漏。而且，上帝哟！那是何等的一种对话哟！

阿伯尔约了我。在晚饭后同绿蒂在园中坐坐。我立在草坪上，在几株栗树之下的，并且看着太阳，对于我是最后一次的超过了优美的山谷，平坦的河流而没去，我是每常肯同她立在这儿的，并且同样地眺望着这庄严的剧景，而今！——我在树列中走来走去，这是十分可嗜好的树列；在我未识绿蒂以前，一种暗暗的，同情的引力常常控制我在这儿，到我们初相识时发现我们对于此地都有同情，我是何等地愉快哟！真是一处极浪漫的所在，是我从艺术的世界中得见过的。

最初你从栗树之间可以看出一派远景——啊！我回想起，我怕已经为你写过好多次数了，那高的榉树列成树墙，围着这个草坪，旁边密接着的森林使这树列更加幽邃，一切景象最后都圈入这小小的所在来，孤冷的阴森之气在此中浮动。我第一次在正午时到此地来的时候，所感受着的神秘，于今还感受着：我曾极幽约的想道，此地当成为何等的一种幸福和苦痛的舞台。

我沉没在别离和再会的焦灼而甘美的思索里约莫有半点钟，我听见他们走上草坪来了。我跑去迎接他们，我战栗着握着她的手，接吻。我们是正待上去，月轮从葱笼的浅山升上；我们谈了许多话，不觉之间便走近了这处暗所。绿蒂走进去，坐下，阿伯尔傍着她，我也是；但是我的不安使我不能久坐：我立起来在她面前走来走去，我又坐下：是种心焦的状态。她使我们注意及月光的美的作用，月光从榉树墙头照遍我们前面的草坪：一种庄严的眺望，使人愈起幽异之思，因有一种深的幽暗围绕着我们。我们无言，她隔了一会开首说道：我在月光中散步，没一次不想到已经过了世的人们，没一次“死”和未来的感觉不来袭我。我们是会死的！她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极严肃的感情接着说道；但是，维特哟，我们可能再会见么？再相识么？你作怎么想？你的意见怎么样呢？

绿蒂，我说了，说时我把手递给她，并且我的眼睛充满了眼

泪，我们要再见！再在此处或彼处相见呢！——我不能再往下说。——威廉，我有这焦灼的别意在心头，她才定要那么问我！

并且死了的亲人究竟晓不晓得我们？她接着又说了。他们究竟觉不觉得我们幸福的时候，拖着温暖的爱慕在追念他们呢？啊！我母亲的样子时常在我周围浮动，当我在静悄悄的夜里，在她的小孩子们当中，在我的弟妹们当中坐着的时候，他们围绕着我，就好像从前围绕着过她的一样。我那时便含着热灼的眼泪向着天，但愿我母亲能够在这一瞬间照临，看我如何地守着了我的誓言，我在她临终时发出的，誓做个她的小孩子的母亲！——我要用何等的激越叫出道：饶恕我罢，我最尊爱的母亲，假如我是没有像你从前一样的时候！啊！我是尽我所能的做了一切；服侍他们穿衣，吃饭，啊！并且我是超过一切的看护了他们，爱抚了他们。你能看见我们的和睦，我敬爱的亡母哟！你会用最热诚的感谢去尊礼上帝，你用临终的，极酸苦的眼泪为你孩子们的福庇向他祈祷过的。

她这么说了！——哦，威廉！谁个能够再重述她所说过的话哟！冷的死文字怎能表现得出精神的火花哟！阿伯尔缓缓地插入她的话中：你太激越了，可爱的绿蒂哟！我知道，你的精神太过于执着了这种观念，但是我求你！——哦！阿伯尔！她说了，我知道你是忘不了那天晚上的，那晚上我们集在个小圆桌上，那时我的爸爸出去旅行去了，我们送了小孩们去睡觉。你手里常常拿着一本好书，但是你少有去读。——同我母亲的崇高的精神相周旋不是超过一切的吗？我美丽、温和、快活，而常黾勉的母亲！上帝知道我的泪，我常常跪在床前向她洒雪的：我求祷上帝使我立地能代替母亲抚养弟妹。

绿蒂！我叫了出来，叫时我跪在她的面前，执着她的手，滴落一千行眼泪在她手上，绿蒂！上帝的祝福和你母亲的精诚，都对照着你！——你是得手认得她的时候呀！她说了，说时紧紧握

着我的手；她是很可以值得你认识的！——我真心想死了，永不曾用这样尊宠的言词有人向我说过，——并且，她接着说：并且我的母亲，在她最小的一个儿子才六个月大点，便不得不在她华年中逝世！她的病得了不久，她是安然长逝的；只有她的孩子们使她心痛，尤其是小的一个。在她临终的时候，她向我说：把他们引来罢！等我引了他们去，小的不知世相，顶大的失掉了感觉，等他们立在她床底周围，她把手举起来，为他们祈祷，她挨次接吻了他们，把他们送开，又向我说：做个他们的母亲罢！我把手伸了给她。她说：我的女儿，你坚誓，你有慈母的心，和慈母的眼。我在你可感谢的眼泪中，始终看出你对于凡事的深情。你对于你的弟妹要如是，对于你的父亲要忠实，要孝顺！你是要安慰他。她又问父亲；父亲为要替我们藏却他心中不可忍耐的苦闷之故，出去了，他是肝肠寸断了的——阿伯尔，你是在那房中的。她听见有人在走便问，要你进前，等她看着你和我的时候，眼光欣慰而平静，她祝我们幸福，——我们要同偕幸福！阿伯尔跪下去挽着她的颈子，吻了她，叫道：我们是！我们要永远是！沉静的阿伯尔完全把持不着，我自己也失掉了知觉。

维特，她开口说了，我的母亲终竟死了！上帝哟！我常常想，人们在生涯中所最爱的被夺了去，没有比小孩们所感受得的更痛切的，他们好久好久还常常诉说，穿黑衣的人把妈妈拿去了！

她立起来了，我回过头来，浑身发抖，依然坐着，握着她的手。我们走了罢！她说了：已经夜深了。她要缩转她的手，我握得更紧。我们要再见呵，我叫，我们要彼此再见，无论变成甚么样子我们彼此都要认得呵。我走了，我接着又说，我甘心甘意地走了，但是，假如我是不能不说“永远地！”的时候，我怕是不能实行的了。再见，绿蒂哟！再见，阿伯尔哟！她带着笑谑地说道：我怕是明天再见罢。——我就怕的是明天！啊，她不晓得，

她把手从我的手里缩转去了。——他们走出了树列，我立着，看着他们在月光里，我倒伏在地上，号哭起来，又跳起，跑到草坪上去，再向那儿高的菩提树荫中看见她的白衣向园内闪动，我伸出两臂，她竟消去了。

第二篇

1771 年 10 月 10 日

昨天我们到了此地。公使心情不好，所以我们要控留几天。万事都可如意的，偏偏他又不好了。我见得，我见得，运命对于我施了种种艰难的考验。但是我的兴趣却好，办事都有轻爽的精神。轻爽的精神？这句话落在我笔下时，使我自己发笑了。嗳，这一点点子轻爽的血液怕会使我成日光之下的第一幸福者啦。说甚么话！别人把他一点子力量和才能在我面前自鸣得意，我难道便怀疑起我自己的力量和天赋了吗？仁惠的上帝，你赋予我一切，何故不扣留一半，把自信和满足都给了我呢！

你教我忍耐！忍耐！总会好起来的；我真的对你说，好友，你的话不错。自从我每日在这人众中周旋，看见他们所行所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得多。不错，因为我们终是这么造就下的，把自己的一切同旁人比，把旁人的一切同自己比，所以或幸，或不幸，都在我们所关系的对象中存在，并且比孤独更危险的东西没有。我们的构想力，为其本性所激迫而发扬，为诗学的幻象所培养，构造出一列子的人物来，把我们自身作为做其中之最卑下者，自身之外一切都更觉高华，一切别的都更觉完美。这简直是很自然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许多缺陷，并且，我们所没有的，旁的人好像都有，我们更把所有的一切都赋予其人，又加以一种理想的愉乐，于是乎幸福者完全告成，而造之者实是我们自己。

反之，我们如抱定一切弱点，一切势力，只笔直前进时，我们便可觉得，不怕我们在东倒西歪，比旁的用帆用舵的人还要走得远点——而且这是那同旁的人并进或更前驱的人，他自己全不虚伪的感觉。

11月26日

总之，我在此地竟然能够忍耐住下了。最好的是有我可做的事情；并且有许多人，形形色色的在我精神之前演着五花八门的戏剧。我认识了一位C伯爵某，我尊敬他的念头与时俱进，他是思虑深远的人，但因他见识宏富，所以头脑也不冷酷；我同他的交际焕发了许多对于友情和爱慕的感情。我受他嘱托做完一件事务之时，他便同情于我。我们初次交谈，他就觉得我们能互相了解，他能同我讲话，不像和别人一样。他对于我的那种开诚布公的态度我也赞不胜赞。在世间上得见一位对于人生全无隔阂的伟大精神，是再真实、再温暖没有的快乐。

12月24日

公使和我很不要好，这是我预先知道的。他简直是个极不通方圆的绝顶笨伯；一步一步地，麻烦得同老婆子一样；他这人对于凡事绝没有满足的，因而也绝不使人感谢。我做事很爽直，要那样我便那样：因为他爱把我拟的稿件撤还，说道：好是好，但是请你再阅一遍；总觉得还有更好的字句，更简洁的冠词。——我真想冒鬼火了。没有一个“与”字，没有一个连接词是许省略的，我惯用的例装句法，是他的不共戴天之仇；标点若不照成法点去，他简直一点儿也看不懂。我定要同这样的一种人共事，要算一件苦恼事了。

C伯爵的信任，倒是件唯一无二的慰藉物。最近他向我说得很明白，说他是不高兴公使的迂缓和多疑的。他说：这种人妨碍自己，又妨碍别人，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断念，就譬如一个旅行者，不得不踱过一个山脉的一样；没有山脉在前，路程自然会更好走更捷近些：但是既有了山脉，那我们也就不能不攀登了！——

我的长官也很注意到伯爵对于我的眷爱，他在他面前所表示出的，这便使得他不快活，一有了机会，他总要向我说出伯爵的坏处：我自然是反对他的，但是事情只好愈弄愈坏了。昨天他硬把我激怒了；因为他对我说：伯爵是很长于事务的人，他做事很灵敏，笔下也好；不过他同一般文人一样，缺少根本的学问。他还加上一种脸色，好像是在说你懂得这一着么？但是于我才没有效力；我藐视那能够这么存心这么作作的一种人。我反对他，同他争论得颇算激烈。我说，伯爵这位人物，说到他的人格和他的学问，我们都是当得尊敬的。我说，我不曾见过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幸福，把精神恢阔起来，发展到无数的对象去，而却能保持着对于日常生活的营为。——这话对于他的头脑好像是“西班牙的村落”，所以我也就宁肯不再唠叨，再去讨些苦头吃了。

一切事情都是你们的过，你们要叫我肩担，要尽力地鼓吹我活动。活动！种好马铃薯，骑马进城，去卖五谷的农人，若是比不上我的活动时，那我便在这牢船上，锁着再做十年工也可以。

金玉其外的可怜虫，贱民之中的流痞，此地随处都是！他们的地位欲最旺盛，好像只是在互相儆戒提防，怕别人相逾一步的一样；这最可怜，最可悯的热情，简直没有些儿文饰，譬如有一位女人在此，向着旁人说她的门第和田产，那么不相识的人便会想道：这是位愚妇，稍微一点门第和田产便自夸得了不得——但是更不幸的是：这位女人才是此处邻近的文牍科科长的女公子呢。——所以我不了解人这样东西，何以总不能心平气和，表现出自家的真相。

好友，但是凡是以身作则以衡论他人，我日益觉其为愚举了。因为我自顾不暇，我的心非常动乱——唉！假使人能听我自由，我也不愿干涉别人行径。

最使我恶心的，是这该死的市民关系。阶级差别的必要，并且于我自己亦有许多利益之处，我虽是明明知道；我总不许它阻

障我的路，使我不得享受世上还有的稀微的快乐和一瞬的福祉。日前散步途中我认识了一位姑娘 B 某，是位在硬化了的生活之中，还能多多保持其天性的可爱的人儿，我们谈话投机，分手时，我求她许可我去拜访她。她极快爽地允许了我，我简直迫不及待，早就去拜访了她。她不是此地人，她是寄居在叔母家里。老妇人的面相我不喜欢。我对于她很注意，我的话多半是向她谈的，没半点钟光景我早就把她看透了。后来 B 姑娘向我说：她叔母那么年纪了还是一无所有，没有固定的财产，没有知识，除先人的门阀以外没有别的支柱，除她所保持着的地位以外没有别的护符，除从她的楼头俯瞰着市民的头顶之外，没有别的快乐。在她年青的时候说是好看过来，并且把自己的一生误了，起初嫁了好几次，苦了几多可怜的青年，后来年华已进，才屈服在一位老兵官的温柔之下，这位老兵官因为善于服从，生计也不算窘促，所以才和她偕手共了残年而死。近来她自己觉得非常孤零，假使她的侄女不那么可爱，会没理她的人了。

1772 年 1 月 8 日

人类这样东西是种甚么物件哟！全部的灵魂只寄放在形式上面，一年之中的心思和行事，只是想在宴席上坐坐上席！此外，他们不是没有别的营为；其实事情是堆积起了，正因为这些琐碎的麻烦把要紧的业务妨碍着。前礼拜滑橇之游，也因小有先后的争执，把全部的娱乐都破坏了。

位置的高下有何关系呢？占第一的人，不一定便有出群的本领，连这点也不知道的，真是蠢人哟！许多君主不是倚赖其大臣？许多大臣不是倚赖其幕僚吗？然则最高者是何等人呢！我以为是能用人的人，有十分威严和谋虑，能尽人之力量和热情以完成自己的计划的人。

1 月 20 日

亲爱的绿蒂，我在这儿一座卑陋的农家一室之中躲避风雨，我不得不给你写信了。我在阴郁的 D 家寄居，和些不相识的，心脉毫不能相通的人周旋的时候，我没有闲暇，没有使我热衷的闲暇来写信给你：而今在这茅舍之中，在这寂寥之中，在这狭隘之中，雪与雾在小小的窗外乱打，我在此最初念到的人就是你了。我才进这儿来的时候，你的丰姿，你的神态，袭我而来，哦，绿蒂！好圣洁，好温暖的！天上的神明！那第一次幸福的瞬间又现出了哟！

我最亲爱的，我现在陷没在混乱的状态之中了！我的精神完全干枯了！心中没有一瞬刻的满足，没有一分钟的喜悦时间！甚么也没有！甚么也没有！我就好像立在一个西洋镜之前！看见一些人儿马儿在我眼前回转，我常常问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睛。我是在优孟登场，宁说是如像只木偶一样在被人玩弄，我次次摩触着邻人的木手，急速缩转手来。晚来想玩日出而睡在床中：白日想玩月光而陷在房里，我真不知道，我何故要起床，何故要就寝呢。

使我生命发酵的酵素没有，使我在深夜之中元气俨存的刺激已经消灭了，使我在清晨从睡眼醒来的也没有了。

此处只有一个女人，是一位姓 B 的姑娘；她像你，亲爱的绿蒂，假如我敢把来比你的时候，唉！你怕会说，你这人真会说话！那倒不见得全错。我近来很会交际起来了，因为我除弄些小巧，没有他法。一些女人们也说：没有比我更会谈奉承话的人。你要加上一句，没有比我更会谈白话的人呢；因为你不这么说好像下不去，是不是呢？我要把 B 姑娘的事情说一说。她的精神很好，活泼泼地在她湖色的两眼中现出，她的境遇却是累了她，使她很不能如意。她很想离开城市的，她同我幻想着纯洁无染的乡村风景，也要谈好些时间；啊！并且谈到你呢！她真是不得不

敬仰你！不是不得不，是出于她的自由意念，她十分喜欢听说你的身世，爱你。——

啊，我若在你那幽雅的，舒适的小房中坐在你的脚下，我们的那些小爱人儿们会在我们周围打滚，假使他们太喧哗了的时候，我要谈些可怕的故事去镇静他们呢。

太阳庄严地沉向雪光灿烂的旷野那边去了，暴风雨已经过了，我——不得不又要去陷在囚笼中，——请了，阿伯尔在不在你身边？好吗？——千万恕我此问！

2 月 8 日

不好的天气接连七八天，倒还合我的意，因为我自到这儿来，天气好的时候，没有一天不被人糟踏或者残害。下雨、落雪、降霜、起露的时候，哈！我想，住在家里总比在外边的好点，不然的时候，结果就相反了，所以还是要天气不好的好。清早太阳出来，表示出好天气的时候，我是要决不踌躇地叫道：人们又得了一种可以互相剥夺的天惠了！人间没有一样东西不互相剥夺；健康也！名誉也！喜悦也！慰安也！并且多半是由于无知、无理解、狭隘、人若问他们，他们还有绝好的意见答覆。我有好几次要跪在他们的面前，求他们不要只管在私心中狂闹了。

2 月 17 日

我怕公使不能同我再共事了。他这人简直受不下去。他办公理事的章法真好笑人，我不能不反对他。我照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章法去做，不消说我所做的他没有一次满意过，他为这事才不久向政府方面告过我，部长给了我个和婉的申斥，虽是和婉，但总是申斥，我便决意辞去。我接到他一封私信，这封信，我跪着，拜服了他那高贵聪颖的精神。他教我感情不要太激烈，他教我凡我所有的活动精神，想对于别人的感化心，想对于事业的贯

彻热，是青年的气概，可以尊重而不可消磨，只是须得柔和一下，要导诱到真能有用的地步才好！所以我也弘毅了一个多礼拜，内心专一起来了。精神之安定真是高贵之物，真就是愉悦本身。好朋友，我只望珍巧物品如像它美而可贵的一样，也不容易破坏才好！

2 月 20 日

我望上帝保佑你们，我的两个爱友，给你们一切的佳日，天从我夺了去的！

我感谢你，阿伯尔，感谢你欺了我：我盼望你们两人结婚的消息，我想就在你们的婚日要竭恭尽敬地把绿蒂的影像从壁上取下来，埋在别个纸帙底下。现在你们是一对了，她的像还是在这儿！我尽她在这儿罢！有甚么不可呢？我晓得，我也是在你们那儿，在绿蒂心里明显地占领着第二的位置，我要，我定要保守着这个位置。哦，假如她会忘记，我会发狂呀！——阿伯尔，请了，请了哟！天使！请了哟，绿蒂！

3 月 15 日

我遇到一件不快的事，要撵起我走。我切齿！闯了鬼！我没有泄愤处，通通是你们不是，你们要鞭笞我、鼓舞我、苦我，使我陷于一个不愿意的地位。现在我有了今日，你们也有了今日！你们会又说：通通是我过激的观念把一切事情破坏了的，那么，你们听着，好朋友，我要平易流利地如像史家的笔调一样把这事的颠末叙述出来。伯爵 C 氏爱我，器重我，你是晓得的，我已经向你说过一百遍。我昨天在他家里同席，就在那天晚上，高贵的官绅淑女来在他家里聚会，我不晓得有这件事，也莫有注意到，我们下级人员是不能参与的。好，我在伯爵家中吃饭，食后我往大客厅中去走来走去，我同他谈话，同 B 大佐谈话，大佐

才来，晚会的时间已经逼近了。我甚么也没有顾虑到。谁个晓得呢？亲切得了不得的 S 夫人同她的丈夫，同她肥胖如鹅的小姐，胸是平的，腰是缠得好好的，擦身过的时候，他们做着先祖传来的傲慢的眼睛和鼻洞，这种人我好不高兴，我早想告退了，因为伯爵的诨话挂着，只想等他说完，一直等我的 B 姑娘走来了。我一看见她，我心中舒服了一些，便留着，坐在她的凳后，隔了一会，我看见她比平时拘谨，和我说话也有些惶惑，我注意到了。我想，她也和其余的人一样！我不高兴，想走了：但是我还是留着，因为我想原谅她，不朝坏处想，想从她的口中得句好话，并且——啊，不待说了，不一会会众都满了。F 男爵穿着佛朗西一世戴冠时的大礼服，宫庭顾问官 R，此间尊重官阶称为 R 大人的，带着他的聋夫人和其他的人，不修边幅的 J 氏也没有忘记，他的古式大礼服的破绽是用新色布片补缀的：千破万补。我和些相熟的人交谈，他们都很简慢。我想——我只注意到我的姑娘身上。我不觉得，座末的几位妇人在交头接耳，也不觉得男客方面也传到了，S 夫人竟向伯爵说了（这些都是 B 姑娘随后对我说的）。到后来伯爵竟走到我身边来，把我引到窗畔。——他说：我们这儿奇怪的关系，你是晓得的：我觉得在会的人都不愿在此见你。我不愿听到话终——阁下，请千万宽恕我；我应当早注意到的，这样失格，我知道你能宽恕我。我早就想告辞的，一种不好的习性把我留着了，我含着笑回答了，向他鞠躬。——伯爵紧紧地和我握别，尽在不言中了。我悄悄地从高贵的集会逃出，走去坐上一乘单马车，坐到 M 地方去，在那儿山上去看日落，并且在我“荷马诗集”中读那庄严的诗，读乌里司被殊胜的牧猪者款待的一节。一切都使我满意。

晚上我回来吃晚餐，还有两三人在客厅中；在室隅掷骰，桌帷已经取下了。可敬的 A 氏进来，脱帽，看着我，向我走来，轻轻地说：你刚才怕不高兴吧？——我吗？我说了。——伯爵把

你从会中叫了出去。——我说：会有甚么。我在外面的自由空气里面，倒乐得开心些。——他说，你全不介意，倒是好的！他们四处都在讲说，倒使我有些不高兴。——我心里才觉得热灼起来。来就食的人都在注意我，我想，这些都是为着这件事情注目我的。我大不高兴。

所以我今天无论走到甚么地方都是倒霉，我听见恨我的人在奏凯歌，在说，我看见一些小有才而自负的人，带种傲慢的态度，以为无论如何都是出人一头地，张起狗嘴乱吹——我想要拿把刀来凿穿心坎了；卑劣的人占了别人的上风，说他的坏话：并且说的坏话还是莫须有的，而被他们诬毁的人还能忍耐，那我愿意见他，诬毁人的卑劣者流我们也能够轻易容恕他们了，因为人是尽可以随所悦而说的。

3 月 16 日

一切都使我沸腾，我今天在树列下遇着 B 姑娘，我不能禁止我不去和她讲话，我只待稍稍离开了众人，总要向着她诘责她近来对于我的态度。——哦，维特！她用一种亲密的声调说，你是知道我的心的人，你刚才不知道我的难过吗？我一进客堂，看见你在那儿的时候，为了你不知道难过了多少！我甚么都看穿了，我早想向你说，话到我舌尖子上又吞下去了的怕有百打百回。我晓得那 S 夫人呵，T 夫人呵，和她们的丈夫们呵，有你在场的时候，他们要回去的；我晓得伯爵是不想得罪他们——现在可终意闹起闲话来了！——怎么说？姑娘！我说了，藏着了我的惊骇；因为前天那些贵妇人所说的话，一时如像沸汤一样在我血管中奔腾起来，——那时我真是好难过哟！那好人儿说了，说时她的眼中含着眼泪。——我再也不能自主，几乎要在她的面前脆下了。——我叫道，请告诉我罢！——眼泪从她的双颊落了下来。我是失了神。她揩干了眼泪，全没有隐藏一点。——她开首

说，我的叔母认得你，她是在场的，并且，啊！她用来看你的眼色真是说不出来哟！维特，昨天晚上我忍了一晚，今朝一早起来就受了一阵教训，关于我和你的交际。她轻视你，鄙屑你，我不得不忍耐着听，就连半分也不能替你辩护；也不敢替你辩护呢。

她说的一词一句，就好像利剑一样刺穿我的心。她不晓得，她如肯不向我说穿时，倒是个莫大的功德；而且她还接着说出，后来又闹到怎么样，甚么人又怎么洋洋得意，我的高傲和轻慢，甚么人是久已在非难的，此次受了挫折，他们又怎么嗤笑，怎么欢喜，威廉哟，从她所来的一切话，带着极纯真的同情之声说出的——我简直心碎了，就是现在也还不宁静。我想，我愿意有人在我面前说歹话，我提起短剑去刺他；我若见了血的时候，或许可以舒畅一点。啊！我拿起我的小刀怕有百打百回，想凿穿我这紧塞着的寸心通通气息。我听见人说过有一只宝马，它如奋激脱走的时候，它要出乎本能自己咬破自己的血管，去调和它的呼吸。我也时常是这样：我愿意割开我一支血管，使我得到永远的自由。

3 月 24 日

我已经交上了辞职的呈文，我希望可以得到许可，并且要请你原谅，恕我不曾先征得你的同意，我无论如何是要走的。向你说时，你定会教我留任，我是晓得的，所以没有先和你商量。——母亲面前请你替我婉告罢！我连自己也没法。不能使母亲称意，她也不会生心。她听见我辞职，一定是要悲观的。看见她儿子的荣达，立刻便可达到秘书公使的地位，又一朝蹭蹬了，退而与厅中的牛马同列！你们的意见，我听凭你们了，我假如有不能走不准走的时候，请联想看看；总之我要走；我要走的地方，可以先告诉你，此间有位侯爵，和我的交情颇好；他听见我要走，他邀我到他庄上去，去过那美丽的春天。他向我约定，说

我可以完全地自由自主，并且我们因为彼此颇能互相了解，所以我就趁此机缘想同他一路去。

附　　记

4 月 19 日

多谢你的两封信，我没有答复，因为我还不曾离去职守时，我把这封信留着没有写；怕母亲会到部长方面去阻碍我的计划。现在，我已经辞了职了。不消说，他们是不愿意我辞职，部长写给我的信，也无庸说了；说时会又使你叹息。世子临别馈我二十五个“都克登”（古币名），说了一句话，使我流出了眼泪来；不消说我前函向母亲求的款项，我不要了。

5 月 5 日

明朝由此启程，因为我的故乡隔路只六英里远，所以我也要枉道归省，去追忆我如梦如幻的幸福之往日。父亲死后，母亲离弃了那可亲可爱的住家，迁去陷在那不堪忍耐的街上的时候，带领着我出来的那道门口，我想进去看看。请了，威廉！途中再写。

5 月 9 日

我向我故乡的旅行以巡礼圣地般的虔敬而到达，种种意外的感触捉握着我。离城市有五分钟的路程，向 S 立着的那株大菩提树旁，我停止着，下车，把马车先遣发去了，想徒步而行，使一切回忆极新鲜，极生动地，得以随心玩赏。我便立在这菩提树下，童年时分，这株树子是我散步的终点和界限。变换得真个厉害哟！往时我梦梦无知景仰着未知的世界，想去寻找精神的养料和娱乐，以满足安慰我努力着的焦着的心胸。现在我却从远远的世界回来——哦，我的朋友！带着好多蹉跎了的希望，好多失败了的计划哟！——我看见连山在我面前，那在当年有好几千回是

我愿望的对象。我能在这儿坐几点钟之久，悠然展望，忘机于在我眼前十分和蔼地翠微着现出的山林涧谷之中，我到一定的时刻不能不回去时，我是怎么不愿意，不肯离去我这雅爱的地点哟！——离城愈近了；一切旧时的园庭受我欣悦，新建的不惬于我心，所有一切更换，为人所不曾预料的，都不惬于我心。我走进城门了，我立刻又回返到我的幼年，我友，我不能细述：因为那非常动人，说出来恐怕会非常单调。我决定了心肠，想在我们旧家邻近的市上投宿。行路中间我看见从前我们童子的时候一位可敬的老女教师教管过我们的那座私塾已经变成了一座杂货店了。我回想起当年在那陷坑中所受过的不安，哭泣，神志的昏迷，心气的冲动来。——我每行一步，没有不受感触的。就是位参拜圣地的巡礼者也不会遇着这么多的圣迹，他的精神也不会感触着这么丰赡的灵动。——罄笔难书，再说一事以代表一切罢。我下河走到那块空地去；这是我们从前常走的路，我们小孩子们用平扁的石片在水面上学撇凫飘的地方。我十分活鲜鲜地回想起来的是我常常立在这儿望水，我驰骋着一些奇异的揣想跟着水流，水所流向的地方，我想出许多冒险的虚拟，到我构想力穷乏了的时候，我总还是追求，到我颓然丧偶于不可见的远方之眺望。——朋友，你请看我们的先民不是在这么小天地中幸福地生活着了的吗？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思想不正同小孩子一般地单纯的吗？乌里司说到深不可测的海洋，广不可极的大地时，那是又真切，又宜人，又切身，又惬意，而且又非常神秘。现在我能够跟着一些小孩子说，说地球是圆的，这又何补于我呢？人在地面上所须以乐生的土块本无几何，人在地面下所须以长眠的更不过一杯之土罢了。

现在我在这儿侯爵的猎馆里！与侯爵同居倒很随意；他为人真实而朴素。他周围有些怪人，我是全然不明其妙。他们好像不是坏人，但是也不带高贵的气象，他们有时倒像可以尊敬，但是

我总不能亲信他们。还有使我不快的，是侯爵爱道听途说，照本宣科，并且照着别人向他所陈述的说出，全没有他一个人的见地。

并且他又重视我的理智与才能而忽视我的心情。我这心情是我唯一的至宝，只有它才是一切的泉源，一切力量的，一切福佑的，一切灾难的。啊！我智所能知的，甚么人都可以知道——我的心才是我自己所独有。

5 月 25 日

我脑中有过一种计划不曾实现时，我不想向你说：现在已经失败了，就向你说也不妨事了。我想去从军；这种念头藏在我心中许久了。专为这个缘故我才跟着侯爵来此，侯爵是有军事上的职务的。有一次散步的时候我把我的计划对他说：他反对我，我假如是没有听从他的主张时，我的激情必然比妄想还要强烈。

6 月 11 日

无论你左说也好，右说也好，我是不想在此地久住了。我要住在这儿做甚么呢？太无聊了。侯爵待我倒好无可加，但此处终非我久住之地。我和他没有在根本上相同之点。他是理智的人，但是是普通的寻常理智；他和我的交际，倒不如我尚友良书之为愈。我只再住八天，随后我又要去放浪了。我在这儿所做的最称心的事，就是我的绘画。侯爵对于艺术颇能领悟，假使他不曾为那使人作呕的科学智识和寻常的术语名汇所束缚时，他的领悟必会更深。我想象葱茏，和他畅谈到自然和艺术的时候他要引用一句死板的术语来，突然把我的思路窒塞，我不知道切齿了多少次。

6 月 16 日

不错，我倒只是一个放浪者，只是地球上的一个过客！但是你们难道不是过客吗？

6 月 18 日

你问我要往哪儿去吗？我只向你告白了罢，我在此处。但只还要逗留十四日，随后我就要打算去访某处的矿山，某实根本上倒全不是为的这事；我只是要再去接近绿蒂，再没有别的。我自己在笑我自己的心儿——我听随他的意志。

7 月 29 日

哼，正好！再好没有！——我——她的良人！啊，上帝哟，你创造下我，假如曾经给我预备下这样福分，我倒要终身向你顶礼了。我是不想和你争论，恕我这眼泪罢，恕我这徒劳的愿望罢！——她，假如是我的内助！我，假如得拥抱着那太阳之下最可爱的人儿在我的两腕中呀！——我全身都在发抖，威廉哟，我一想到阿伯尔拥抱着她那纤细的身体的时候。

我不应该如此说吗？威廉，为甚么不应该？她嫁给我时怕比嫁给阿伯尔还要幸福些呢！唉！他不是可以满足她一切心愿的人。他在感受性上确是有些缺乏，缺乏——或者你不以为然，也听便你罢！——譬如，啊！譬如有一本可爱的书，我的心和绿蒂的心读时同相契合的，他的心总是不表同情。又有好多机会，我们两人的感受性对于第三者的行为有共鸣到高度的时候，他的心总是不表同情。亲爱的威廉哟！——但是他在倾心爱她，而且这种的爱，有甚么不应该成功的呢？……

有位不能忍受的人来搅扰了我。我的眼泪干了。我纷乱了。请了，好友！

8 月 4 日

天地间不仅我一个人如此不幸。一切的人都被希望愚弄，都被期待诳骗了。我去拜访菩提树下的那位贤德妇人。最长的一个少年奔来迎我：他欢呼的声音把他母亲引了出来，带着很消沉的样子。她第一句话是："好先生，啊！我的翰司已经死了！"翰司是她最小的一个儿子。我说不出话来。——"并且我的丈夫"，她说，"从瑞士回来了，空着手回来的，要是不遇着好人，他就会乞讨过日子了；他在路上又害了热症。"——我没有一句话能够向她说，送了她儿子些东西；她要我受她些苹果，我领受了，我离开了这唤人哀感的地点。

8 月 21 日

一反掌间，我的心中是一种变化。人生愉悦的光辉又时时闪放着微光；啊，可惜只有一瞬时候！——我就在睡梦中，也不能忘却这种想念：假使阿伯尔死时，又怎么样呢？我会呀，她会……我追随着这种幻想，一直达到尽头，我又畏缩起来。

走到最初我邀绿蒂去赴舞会时走过的路，我一进门，光景完全不同了！一切，一切都已消逝了，一瞬的旧观也没有，一脉的前情也没有，我好像一个有名的诸侯，他的灵魂回到了一座烧毁了的，残败了的旧城，这城也是他所建筑，装饰得极其华美，临终时欣欣向荣地传给了他的爱子的。

9 月 3 日

我爱她爱得这么专一，这么诚恳，这么饱满，除她而外，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竟有别人能够爱她，敢于爱她，我每每不明其故。

9 月 4 日

不错，正如你之所说！天时已转入秋季，我的心中，我的周

围也呈了秋景了。我的叶子黄了，邻木的叶子已经脱落了。我有一回不是向你说过：我初到此地时，遇着过一位年青的农夫吗？此次我又往瓦尔海牟去访问他；听说他已经解雇被逐，不知去向了。昨天我往别村去，突然在路上遇着；我招呼他，他把他的事诉给了我，使我两倍三倍地受了感动。我把这事情再告诉你，你立地便会明白。但是这又有何谓呢？使我忧心，使我悲苦的事情，我为甚么不自藏于心？我为甚么要再以贻人呢？我为甚么要常常给了些机会，使你怜悯我，斥责我呢？没有法子！这也是关乎命运了。

我问他，他起初带着一种沉潜的忧态，我觉得有几分是害羞的样子，答应我；但是到后来他再记起了他，又记起了我。他立刻就坦白无隐地向我告白了他的错犯，向我诉述了他的不幸。朋友，他所说的每句话我恨不能活现出来请你裁度哟！他承认，不，他是带着一种追怀的乐趣陈述，说他对于主妇的爱情一天一天地激增，说他后来弄到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他想到的事情也不晓得怎样去说。他也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好像要断气的一样；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他忘了；他好像是被鬼怪迷着了的一样；一直到了有一天，他晓得她在楼上，他跟了她去，啊，宁肯说是被她牵引了去。她才不听从他的祈求，他几乎想要动起武来；他不知道会成个甚么乱子，他只晓得他对于她的爱慕是很真率的，他的热望，除了和她结婚，他可终身侍奉她之外没有别的，这都可以指天为证的。他说了好一会，停滞着了，好像还有想说的话，不好说出口的一样；但是他终究带着几分羞涩向我说出了，他说她稍稍缓了颊，许他去挨近她。他还停顿了两三次，热心地辩护，说他说这些话，不是存心要毁谤她，说他爱她而他的心还是同从前一样，说他从不曾向着别人说过。说他向我说的缘故，只是为求我了解，他不是狂人也并不是痴子。——好友，我写到这儿又要用我常用的老调了：他这人那

天立在我面前的样子，今天也还像立在我面前的样子，我真想活现出来给你看哟！我真想把他说的话活现出来，使你也可以感触着，如像我自己一样：替他的命运表同情，甚至于不表同情而不能已哟！但也够了！我的命运你也是晓得的，你也晓得我，那么我对于一切不幸的人，尤其是对于这样不幸的人特表同情的缘故，你当然是很明白的了。

我把这信从头读了一遍，我才晓得我把这段事迹的结局忘记了说，这倒是立时可以明了的。女主人防备他；她的兄弟也来了，是久已怀恨这位男子，久已想赶他走的，因为怕他同他姐姐结了婚会把遗产夺了去使自己的儿子不得享受。因为她没儿女，他们正有绝好的希望；这位兄弟不久把这男子逐了出去，竟闹到这么一步田地。不过他姐姐就想再把他弄转来，也是不难。现在她另外雇了一位雇工：听说为着这位雇工她和她的兄弟又不和睦起来，说是她真的想嫁他，她的兄弟死心地不许可。

我向你讲的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粉饰；唉，我硬可以说，我说得太不起劲了，太不精彩，因为我是在用我们惯用的道学的文字来叙述的。

这种恋爱，这种真诚，这种热情，这不是文字可以虚构得出的，他们是活现在我们所视为粗鲁不文的下等人的极纯粹的心情中。我们受了教育的人。——是被人教育到一无所有的废物！我请你注意地读我这段叙述。我今天写这信的时候，心境颇平静；你可以看出我的笔致不十分零乱，不像往回一样地零乱。好友，读罢，读时你还须想着，这同时也是你的朋友的事实！唉，我也是过来人，也会要成为过来人的，我和这可怜的不幸者，我几乎不敢同他比较，硬连他半分的勇气，半分的决心也没有。

9月5日

阿伯尔因事往乡下去了，她写了一张短简给他。开首写的

是："最好的人，最亲爱的人，你赶快回来！我满怀着乐意在等你。"——一位朋友走进来，带来的消息是，他在乡下因为有要事，一刻半刻不能回家。这张短笺便没有寄去，今晚落在了我的手里。我读了微微发笑：她问我何故？——我叫道："想像力真是种可感谢的天赋哟！我在一瞬间以为是写给我的一样。"——她扯坏了；好像不高兴，我就没有再说。

9 月 6 日

我最初同绿蒂跳舞时所穿的青色无饰的燕尾服，到我决心脱换了它，真是好不容易；旧得太不成样子了。我又做了一套，领襟，袖口，完全同旧的一样，并且背心和裤子也是黄色的。

这怕终没有旧的一件称心。我不晓得……我想，再隔些时候或许更能满意一点。

9 月 12 日

她因为去接她丈夫，旅行了几天回来。我今天走进她的房间去，她出来迎我，我千欣万喜地吻了她的手。

一只金丝鸟从镜台飞来立在她的唇上。她说："带了个新朋友来！"把鸟儿招到手上："这是送给我小弟妹们的。真是可爱呢！你看它罢！我一拿面包给它，它就拍着翅子，轻轻巧巧地啄食。它会同我接吻呢，你看！"

她伸嘴向着那鸟儿的时候，那鸟儿就乖乖地接触她的芳唇，就好像它所玩味的福泽，它能够知道的一样。

她说："它也会给你接吻呢，"把鸟儿送过我来。——小鸟的喙儿就成了她的嘴和我的通路，一喙的感觉就好像爱情洋溢时，一缕娇柔的心香，一脉温存的气息。

我说："它的接吻好像不是全无所求，它好像在寻吃食，没有吃食给它，空缩回去好像不满意呢。"

她说："它是从我嘴中啄食吃的哟。"她用嘴唇送了面包残块给它，天真的爱怜之喜悦从她的唇中洋溢而笑出。

我便回过了脸来。她不应该出此一举！她不应该拿这种幸福的光景来激发我的想像力，我的心境已经安眠，对于人生的幸福已是无可无不可了，她不应该又把我的心儿唤醒！——何故不应该呢？——她在这么信赖我！她晓得我也在爱她！

9月15日

威廉哟，我倒会发狂了，世上还有点价值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偏有这种人对于这些东西毫不顾惜。那两株胡桃树你是晓得的，我同绿蒂往某圣院去拜访某牧师的时候在那树下坐过，那两株神圣的胡桃树，要天才知道！那真常常充实我以至大的性灵的满足！那是怎样地使得圣院和蔼可亲，怎样地清爽！那枝干是怎样地崇高！在多少年辰以前种下它们的那位可敬的牧师，我们见树便可以想见其为人呀！牧师时常向我称赞那牧师的名号，是我从祖父口中听来的：他必定是位贤人，我在这树子底下回想起他来，总要生出一种神圣之感。我给你说罢，牧师昨天向我谈及，说这两株树儿斫伐了的时候，他的眼中浮起了眼泪来了呢——斫伐了！我会发狂了！我想把那只狗子处死，那最初锯倒它们的人。我，我定然会哭，假使我的庭中也有这样的两株树木，万一有一株我看见它老死了的时候。好朋友，倒还有件东西！正是我们人类的感情呢！一村的人都在埋怨，我希望那牧师婆看到乳油，鸡蛋，和其他的功课之减少上，晓得她在她的地方中贻下了好大的一个创痕来。因为斫倒树子的正是她，新牧师的太太（我们的旧师母也是死了），是位瘦削多病的女人，因此之故，她对于世上不表同情；世上的人也不表同情于她。这位蠢妇人，她还想当个学者，在昏天黑暗地研究"圣经"，在大吹特吹地主张耶教新式道德批评的改革，对于拉瓦特尔的热狂也在左袒，把身子

搅衰弱了，因此在这地上的乐园中一点乐意也没有。正要这样的一种东西，才能把我们的胡桃树斫倒呢。你说，我怎么能够平得下气！你想，说是落叶污秽了她的庭园，树干遮着了她的光线，胡桃熟时，童子们要投石去打，便触动了她的神经，搅乱了她对于肯尼可德，仁牟勒尔，米克立司诸人比较批评时的深沉的思索。我看见村上的人，尤其是老人们，都是非常不平，我问他们：“何故要听她斫伐？”——他们说：“我们这儿，只要是村长作主时，我们怎能奈何得呢？”——但是倒还有一件快兴事，牧师是位惧内的家伙，他像受了他女人的一些肮脏气，和村长两人想把材木卖来均分。税局听见了叫他们拿去充公，因为税局对于牧师所住的公产，那胡桃树所在的部分，早有拍卖的心事，便一并把来拍卖了。树子还横在那儿。啊！可惜我不是侯爵！我倒要把那牧师婆，村长，和税局……唉！侯爵！我若是侯爵时，倒不要我担心着领地内的树木了！

10 月 10 日

我一看见了她的黑眼仁，我心里立地就好了！你听我说罢，我关心的事，阿伯尔好像不像他……所希望的那么幸福，也不像我……自信会……假使……我不是爱用这些虚线，但是我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表现法，我想这也就够明了了。

10 月 12 日

莪相的诗在我心中把荷马的位置夺去了。这崇高的诗引我到的，是何等的一个世界哟！在旷野之中盘旋，四围有暴风咆哮，雾影朦胧，月光暗淡，古代之精灵随风飘引，四山林木号眺夹着一片幽怨的鬼声，从岩壑而来，墓头四石，苔已覆而草已生，有痛不欲生的少女在哀哭她战死了的情人！我看见了他，那放浪的白发诗翁，他来茫茫的旷野追寻他先人的足迹，可怜，啊，只寻

着他们的墓碑，他便伤心地向着那藏在滚滚的海洋中的深夜之明月，古时的幻影在这勇士的心中活现，那时他亲蔼的光辉照耀过战死者诸人之危难，月光照耀过他们奏凯而荣归的战船：我看见深刻的忧痕在他额上，看见那最后残存的勇士疲倦不堪地向墓道踉跄。他无力地对着陈死人的幻影深吸着刻刻常新的悲灼着的寂乐，俯看着幽冷冷的地面和随风飘摇的深草，叫，道：“放浪者会来，那目击过我往日的荣华者会来，会来问道：‘歌者在哪儿？芬戈的傻儿哟！’他步过我的墓头，他无益地只在地上叫我。”——哦，朋友！我真想如高贵的战士一样拔起剑来，把我的侯爵从这徐徐死灭去的人生之苦闷中立地解除了去，把我的灵魂也送给那被解放了的半神呢。

10 月 19 日

啊，这个空隙，这个绝大空隙，我在我胸中现在所感觉着的这个呀！——我常常想，我若能够把她压在心上一次，只压在我心上一次时，我这个空隙才能够完全填满。

10 月 26 日

好友呀，我现在真是相信，真是永远相信，相信我们的人生是无足轻重的，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哟。有位女友到绿蒂家里来了，我走进侧室去，想拿本书来读，没有读，又去拿枝笔来写。我听见她们在低声谈话；谈些没甚意味的事情，谈些城中的近状：甚么人已经嫁了，甚么人又病了，病得沉重：干咳，骨瘦如柴，神气已失；说是对于她的生命不敢保险。一位说了，绿蒂又说：“某某人也是病得厉害呢。”——绿蒂说了，那位女人又说：“他是得的浮肿病呢。”——我听见她们说这些话，我活泼的想像力立地想到了那些病人的病床上去；我看见她们两位谈及的时候，就好像死了的人毫不关己的一样。——我便四下一看，看见

室中周围挂着绿蒂的衣裳，放着阿伯尔的书籍，放着这些我所常见的家具，更还有这只墨水瓶。我便想道，唉，你到底是这家里的甚么人！和我说来，你的友人们在尊敬你，你也合他们的意，你没有他们，心里也好像不能快活，但可是——假如你现在走了，你离开了这个圈子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失掉了你，到底能够长久思念你吗？能够思念你好久？啊，人之一生真如蟪蛄朝菌哟！人自信在世人的记忆中，在他爱人的灵魂中，确有自己的一段生存，有自己在当前的唯一的印象，而他这段生存，这个印象也同在人的记忆中，爱人的灵魂中，烟灭，消逝，并且消逝得非常迅速！

10 月 27 日

人与人竟是这么不相关照，我真想把我的心胸击破，把我的头脑打坏了。啊，我想要的爱情，喜悦，暖意，幸福，别人都不给我，我也不想倾倒我满心的悃忱去祝福别人了。别人只冷淡地，无力地，立在我的面前。

10 月 27 日傍晚

我竟到了这么个田地，我对于她的感情把一切都吞蚀了，我竟到了这么个田地，我没有她，一切都是等于零了。

10 月 30 日

我想去拥抱着她的颈子，不知道想过了有好千百回！伸手拿物是我们人类极自然的本能，有极心爱的物在眼前往来，我总不敢伸手去捉拿，这是甚么道理哟！小孩们不是见物就拿吗？——但是，我呢？

11 月 3 日

要天才知道哟！我睡在床上总是想，硬有时是希望，希望我就此长眠了去，不再醒来；清早我一睁开眼睛，又看见了太阳，就是我的不幸了。啊，我要是能够随便，能够归罪于天候，归罪于第三者，归罪于一种失败了的计划，那我不快意的难堪的重负也可以减轻一半了。啊，可怜我！我真觉得一切罪过都是只在我自己——否，不是罪过！当年藏在我心中的幸福的源泉，如今是一切不幸的源泉，从前我的精神在丰赡的感情中浮泛，随步有乐园相随，有包含全世界的慈心，如今我已不是当年的旧我了。我的心已经死了，再没感兴流出了；我眼睛干了，我的感官，不再有清凉的眼泪含润，焦躁地皱集在我额上。我烦闷得很；因为我失掉了我生命的唯一的欢乐，失掉了我藉以在周围创造一种世界的神圣生动之力：此力已经消逝了！——我从窗口望出，望见远方的小丘，朝阳照过山头来，破开晓雾，洒上静寂的草坪，缓缓的河流从脱了叶的柳树间向我蜿蜒而来——啊！庄严的自然如像漆了的绘画一样如此凝重地在我面前，而此一切的欢乐才不能从我心中汲起一珠惠泉来升上我的脑里，我这个无赖徒立在天帝之前如像涸了的井眼，如像干了的吊桶！我常常投身在地，求上帝的眼泪，如像农人们在上天如黄铜，下地成焦土时求雨的一样。

啊，但是，不怕我纵求祷得如何热烈，我觉得上帝也不降雨和日光给我了。想起我从前，我心里就难过，我从前何以能够那样幸福，忍耐着听候神意，全心感激地领受他所注与我的欢乐呢？

11 月 8 日

她戒斥我不守节度！唉，她的态度是十分爱我哟！我不守节度，我每每饮一盅葡萄酒，就要饮尽一瓶。她说：“你不要那样罢！你想到你绿蒂身上呀！”

我说：“想到你？这又何消说呢？我是在想你呀！不然，我

不是在想！因为你是时常在我心里。你前几天给马车下车的地点，我今天又去坐了一阵来。”

　　她怕我再说深了些，又谈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好友哟！我是已经死了！随她想把我怎样，便能把我怎样。

11 月 15 日

　　威廉，我感谢你替我关心，感谢你好意的忠告，我更求你放心罢，你让我忍耐到尽头处去！我虽是疲瘁到了十二万分，我还有力量足以贯彻到底呢。我尊崇宗教，你是晓得的；宗教是些疲乏者的支杖，是些焦心者的清凉剂。——可是宗教对于一切的人到的都能够是，都必定是这样的吗？你把眼光放宽大些，你可晓得世界上多少人，宗教对于他们是不曾这样的，有多少人，宗教对于他们是不会这样的，不管是教徒不是教徒：然则宗教对于我定会是支杖和清凉剂吗？耶酥自己不是说过：在他周围的人会都是天父交给他的？假使我不是交给他的，又怎么样呢？假使天父要留着我在他身旁不交给别人时，我又怎么说呢？——我求你不要误解，我这些无存心的话本是没有甚么嘲笑的意思在里面！我开示给你的，正是我全部的灵魂，不然我宁肯不说。因为我们彼此都不十分知道的一切事情，我不想多说一句废话。人的运命只是受尽危难，饮尽苦杯罢了，又还有甚么哟？——天帝的酒杯在我们嘴唇上是太为苦味了，我何为要矫异以为高，假装作玩味着甘醇一样呢？我全部的“存在”在实有与虚无之间战颤，“过往”如像电光一样闪人“未来”的暗谷之中，周遭的万汇消沉；世界与我同归于灭，我在这个可怕的瞬刻之间，我何为定要畏缩呢？——“我的上帝哟！我的上帝哟！你何故弃了我？”这不是耶稣的声音吗？他受尽窘迫，自甘穷苦，而时遭颠沛，力已用尽而徒劳，死时竟戛出这种微弱的悲响，我难道还要害羞吗？他卷舒上天如像一张布帕的人，尚且不免出此一语，我难道还要怕死

吗？

11月21日

她酿就了一种毒酒，要把我和她都归于灭亡，她不晓得，她也不觉得；可是只要是她送给我的毒杯，我是满心满意地一饮而尽。她常常——常常？——不，不是常常，只是有多少回数，她来看我的那种好意的眼波，我无心地表现出的感情她毫不推绝的那种适意，她额上所表现出的对于我的“忍耐”的那种同情，那些是甚么意思呢？

昨天我走的时候，她给我握手，说道：“再见，可爱的维特！”——呵，可爱的维特！这是她叫我“可爱”的第一次，我骨髓都酥了呀。我把她的话反覆了百打百回，昨晚我要睡的时候，我自言自语了一阵，忽然说道：“请睡了罢，可爱的维特！”连我自己都禁不住发笑。

11月22日

我不能向天祈祷：请上帝把绿蒂许给我！但是我常常觉得她好像是我的一样。我不敢向天祈祷：请上帝把她送给我！因为她是别人的人。我在和我的苦痛游戏：假使苦痛战胜了，完全会有一种反对的祈祷。

11月24日

我在忍耐着，她是觉得的。今天她的眼光直射进了我的心坎。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是一个人，我没有说话，她只望着我。我在她身上看不出从前的那种可爱的“美”来，看不出从前的那种殊胜的精神的光来：因为一切都从我眼前消灭了，但是她那更绰约的眼光打动了我，完全表现出了她极恳切的，极甘美的同情。我为甚么不应该跪在她的脚下？我为甚么不应该抱着她的颈

子接吻她一千次去报答她呢？她逃去弹钢琴去了，她唱出柔媚幽婉的声音和着谐和的琴调。我不曾看见过她的嘴唇有如此动人；好像是她的嘴唇感着渴意，开张着把那琴中流出来的一切甘美的声音都啜饮了，只有天界的回音从她醇洁的口中反响出来。——啊，可惜你没有当场谛听哟！——我再没有反抗的意思了，我鞠着躬，发誓："我永不敢接吻她了，她那嘴唇上，天界的仙灵正在浮泛哟！"——但可是——我终想要——啊！你看，这好像一层障壁立在我的灵魂之前——这种天福——然后死以赎此罪过！——真是罪过吗？

11月26日

我每每自己向我自己说："你的命运只有一件；祷祝别人幸福罢！——世界上没有像我这么受过苦楚的人。"随后我读了一首古代的诗，这首诗好像是我自己心中的一样。我该得更加忍耐！啊！古人才已有这么受过苦的人么？

11月30日

我真想，我真想丧心病狂了！我无论走到甚么地方，总要遇着一种现象使我失去主宰。今天也是！啊，命运哟。啊！人类哟！

中饭时候我走向河边去；我因为不想吃甚么东西。万象荒凉，冷湿的晚风从山上吹来，欲雨的暗云封了山谷。远处我看见一位穿绿色破衣的人，在岩间低首徘徊，好像在寻花草，待我走到他身旁，他听着我脚步声，回头过来，我看见了一个有趣的面孔，带着一种岑寂的悲愁，但他那悲愁中明明有种率直和蔼的气象；他的黑发是用几个撇针撇成两个鬈髻，其余的编成一组浓重的发辫，垂在他的背后。我看见他的衣裳好像是没有身分的人。他做的事情我去搅扰了他，想他也不会见怪，所以我就问他：

“你在找甚么？”——他叹息一声答道：“我在找花，——但是一朵也找不到。——”我笑着说：“不是有花的时候了。”——他一面走到我面前来，说道：“花多得很呢。我的花园中有两种蔷薇花，有两种耐冬花，一种我送了给我父亲，长得来才同杂草一样，我找了它两天，总找不到手。这外边常常都在开花，黄的，蓝的，红的。龙胆草开一朵好看的花儿。我一种也找不到。”——我觉得有点怪，我迂迴着问他道：“你要找花来做甚么用呢？”——他脸上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笑。——他把指头放在嘴唇上，说道：“你不要泄漏给别人罢，我同我的宝贝约了，要送她一个花环。”——我说：“那好极了。”——他说：“哦！她所有的东西真多，她真豪富哟。”——我说道：“可是她定欢喜你的花环。”——他接着说：“哦！她有宝石，她有一顶花冠。”——“她叫甚么名字呢？”——他答道：“假使军政府还了我的钱我不会成为这个样子了！唉，以前有一会子，我是很好过的！现在是零落了。我现在……”——泪眼涔涔地向着天，说出了他心中无限的隐恨。——我问道：“你自然是幸福过来的了？”——他说：“啊！我想我能再如从前一样！那时候我真好，真快活，真轻爽，如像水里一只游鱼。”——“亨利！”一位老妇人从路上走来，在叫：“亨利！你在哪儿呀？四处都把你找交了！回来吃饭了罢！”我走向她问道：“那是你的儿子么？”——她答道：“是，是我可怜的儿子！”——我问道：“他成了这个样子已经好久了吗？”——她说：“他现在这么驯静着已经半年了。托天之福，他竟能好到这步田地！先前他简直狂了一年，囚在那疯人院里。他现在不惹动别人了，只是常常关心着各国的国王和皇帝。他本是很驯善的人，扶助过我生活，他也能写，后来突然沉郁起来，得了一次厉害的热症，竟至疯了，他现在就是你眼前的这个样子。先生，假如我还得向你诉说时……”——我遮断了她的话头问道：“他说他从前有一阵子是很幸福过来，很好过过来

的，那是甚么意思呢？”——她带种哀怜的微笑而叫道：“真是蠢人哟！他是在说他疯了的那个时候呢，他常常在夸讲呢。那是他囚在疯人院里的时候，他那时是完全失了知觉。”——这句话打中我的心坎，就好像一声惊雷；我送了一些钱在她手中，惚惚地离开了他们。

我惚惚地向着城市走，我叫道：“那时你是幸福过来，那时你是好过过来，就好像水里的一只鱼儿！”——天上的神明哟！你造下的人的运命，只是在理智未开以前，或者理智既失以后，才能幸福的吗？——可怜的人，你在伤心与精神错乱中困苦着，我却是怎样地羡慕你哟！你希望葱笼地出来替你女王采花——并且在这冬天呀！——你悲伤着你寻不出一朵花来，你不晓得你何故不能寻出。我呢——我是全无希望地，全无目的地走了出来，又走着回去，同我来的时候一样。——你能想，假使军政府还了你的钱，你会成为别样的一种人。好幸福的人儿，你是把你幸福的缺陷归罪于地上的障碍！你不觉得！你不觉得你的不幸是在你迷乱了的心中，是在你破坏了的脑中，世间上一切的帝王都是替你无能为力的。

病人向极远的温泉地方去旅行，反转把他的病症增添了，反转把他的余生愈见弄苦了，竟有能嘲笑这种病人的无情汉，我诅咒他死了罢！心境不安的人向圣地去巡礼，想藉以免除良心上的苛责，解脱灵魂的烦恼，竟有能侮弄这种人的无情汉，我诅咒他死了罢！脚所践踏的无径之路，践履一步正是不安的灵魂之一滴醍醐，忍耐着旅行得一天，心中的闷苦也就可以减轻得一点。——你们信口雌黄的饶舌者哟！你们敢说这是一种迷妄吗？——唉，迷妄！——上天的神明！你请看我的眼泪罢！你把我们人类造就得十分可怜，我们靠着你一些儿所有，一些儿信赖，你还要造出些同胞来替我们剥夺了去吗？你兼而爱之的神明哟，我们信赖灵药的草根，我们信赖葡萄的眼泪，是在信仰你：

因为你在包围我们的万汇之中，寄放有我们一刻不可缺少的解救的灵力呀！天父！你认识我！天父！你从前丰润过我全部的灵魂，你如今不眷顾我了！我向你喊叫！你别再不言不语了罢！你的沉默，我这焦渴着的灵魂实在不能忍耐。——失了望的儿子跑回家来，抱着他父亲的颈子叫道："父亲！我又回来了！"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父亲还能够发怒的吗？别发怒罢！你已久苦我以羁旅，我要中辍我人生的行程！世间上四处都是一般，劳工之后必有报偿和娱乐：但是于我有何用呢？只有你所在的地方，我才能感受幸福，我在你面前，我甘苦均不辞。——你仁慈的天父，你要拒绝你这个儿子吗？

12 月 1 日

威廉！我前函写给你的那个人，那个幸福的不幸者，他是绿蒂父亲的书记，他对于她有种爱情，含蓄着，隐覆着没有表现，因为她父亲解了他的职，他便疯了。阿伯尔平平淡淡地把这段事实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中不知道昏乱到了那步田地，你在这些毫无眼泪的文词上去洞察罢，或者你也会平平淡淡地读过。

12 月 4 日

我央求你呀！——你听罢，我再不能支持下去了！今天我坐在她旁边——坐时，她在弹钢琴，弹出种种的哀调，弹出一切的心事！一切！——一切！——不知道你以为是怎么样？——她的妹子们在膝上弄偶人儿。眼泪来到我眼里了。我的头低下去，她的结婚戒指印人我眼的来。——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她突然弹出高雅的古调来，弹得太突如其来，于是有一种慰安的情绪，一种已往的回忆彻透我的魂髓。已往的那个时候，那时我听过这种歌调。我回忆到两人间的幽昧的间隔，回忆到心中的愤懑，回忆到破灭了的希望，回忆到……我在房中走来走去：我的心胸压得不

能呼吸了。我仓卒地向她走去，说道：“千万，千万请你停止了罢！”——她停止了，凝视着。她带着一种微笑，彻人我魂髓的微笑，说道：“维特，维特，你是病得太深沉了：连你喜欢听的也不合你的意了。我请你回去！你回去安睡些儿罢！”——我离开她走了——神明哟，你在照临我的悲哀，我的悲哀也要终局了呢。

12 月 6 日

她的姿态时常追随着我！醒时睡时她都充满着我的灵魂！此时我把眼睛闭了，在我这前额中，我的心眼之力凝集着，有她的一双黑眼俨然存在，在此处存在，我不能表示给你。我又睁开眼睛，她也在这儿；好像一面海洋，好像一个深渊，她在我的面前，我的身中，充满了我头部的感官。

这是什么人，这个人说是超人的！他不是缺少了他在他正需要时的力量吗？他在欢乐中激起时，他在悲哀中沉没时，正是他所渴想着消失于“无穷”的丰满之中的，他不正是同一不能支持，又恢复到他的模棱的，冷静的意识来了吗？

编者致告读者

我的朋友（维特）临死前可注意的日子中，我本还想多得他亲手的笔迹以遗读者，可惜我在此处不能不用叙述体来把他的遗书间断。

我利用了许多机会，去访问深能知道他的事迹的人，从他们的口中采集了种种详细的消息；他的事迹并不复杂，一般的传说只不过稍稍有点出入罢了；所出入处只是关于当事者之心理状态，因此各人的判断也就不同。我们现在只好把我们苦心惨淡往复探访所得的，如实地写出：把逝者的遗书间插在里面，就是只字片纸我们也要留心注意，并且只在一种单纯的行为之内，而这行为的主人翁又是迥异寻常的人，我们要寻出他极贴适而真确的动机来，尤其是件难事！

愤懑与不快的感情在维特之心魂中植根愈深，纷拿愈密，渐渐竟占有了他全部的性灵。他精神的谐和完全破了。一种内热和急躁，把他所赋有的全部的力量都消蚀了；只生出极不满意的效果，除倦怠之外别无所贻，他更想从这种倦怠之中超脱出来。比他前此和种种的恶孽交战时还要焦灼。他的焦心灭尽了他所残余的精神之力，灭尽了他活泼的精神，灭尽了他犀利的感觉；他成了一个忧郁的人，愈加不幸，愈见肆情，他便愈见不幸了。就照阿伯尔的友人所说：他们以为维特是一个纯洁稳慎的男子，他分受着了久所悬念的一种幸福，而他想把这种幸福维持到底的行为，欠了检点，他就好像每日把所有的财产荡尽了的一样，晚景来时受苦受厄。他们说，阿伯尔也不曾变过一刻儿性情，他从认识维特以来，爱他敬他的心永也不曾变改。他爱绿蒂比甚么还要爱，他以有她为荣，他想一切的人都尊敬她是极真淑的女子。纵使他就想忌避这种嫌疑，纵使他在俄顷之中，别人就令毫无沾

染，他也不想和他共享此可宝的所有时，我们也不能因此怪他。他们说，阿伯尔见维特在他妻子房中时，他每每避开。但可是不是因为嫌厌他的朋友，也不是出于嫉妒，只因为他觉得，他在当前维特总有些不适。

绿蒂的父亲病了，不能出房门，他遣他的马车去迎接绿蒂。是一天快晴的冬日；初雪霏霏，落满了原野。维特第二晨早来访绿蒂，想在阿伯尔来接之前，送她回家。澄明的天气也不能慰藉他的郁积；一种沉闷的压迫压着他的精神，许多忧郁的情境缠绕着他，他的心情，只除转辗忧思，没有排遣的余地。他常此呼吸于不安之中，别人的行动也就愈使他猜疑，使他误解；他以为他是把阿伯尔与绿蒂的伉俪之情破坏了，他因此自行苛责，其中也隐含有一种不满意阿伯尔的心事；途次他的念头也落到这种矛盾上来。“唉，唉！”他在向他自己说，微微在含恨切齿，“我们的交情是亲密和蔼，万事互相关照的，这么一种静稳绵延的志诚，但已久而生厌，无可无不可了。他对于一些无聊的事业不是比关心他可宝贵的夫人还要心切吗？他觉得尊重他的幸福吗？他晓得如分地尊重他的夫人吗？他是她丈夫，总而言之，他是她的丈夫。——这是我晓得的，就给我也晓得其他的甚么一样，我总不免要这样作想，他还要叫我发疯，他还要把我弄死。——他对于我的交情难道莫非有些儿芥蒂吗？我系念着绿蒂，他不以为有侵犯他的权利吗？我关心着绿蒂，他不在隐隐非难吗？我明白得很，我觉得他不喜欢见我，他愿意我走；我不走他是不快活的。”

他时时停住他匆忙的脚步，时时屹立着，好像要掉头回去的样子：但是他仍然不住地往前走，他想着这些事情又自言自语，脚不应心地终久走到猎庄门首了。

他走进门，问问老人的状态，又问问绿蒂；他觉得庄中稍稍有点变动。最长的一个男孩向他说，说是瓦尔海牟起了一种不幸的事件；一位农夫被人刺杀了。——这话对于他也没有甚么感

应。——他走进房里去，看见绿蒂在极力劝阻她的父亲，她父亲要冒病出门，去检查出事的原地，犯人还未查出；死者的尸首是今晨在一家门前发见的，说是：死者是一位寡妇的雇工，这位寡妇从前雇用过一个人，对于她家有些怀恨。

维特听了这话，立地激昂起来。——他叫道：“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要去，我一刻也不能踌蹈。”——他跑向瓦尔海牟去，他心中一切的回忆都是活鲜鲜的，他一点也不疑惑，他晓得做出这件事的人，这人他时常说过，这人是他所器重的。

尸首放在酒店前面，他要到那地点时，定要走菩提树下经过，他到了他从前所爱游的地点，他吃了一惊。从前邻近的孩子们常在那儿游戏的门限，涂遍了一片鲜血。爱与忠诚是最美的人情，变成了暴力与斫杀。昂藏的秃木，屹立而被霜，礼拜堂周围的浅垣上日前葱笼着的树木，叶已脱落。雪覆了的墓碑，从树缝里现了出来。

他走近酒店的时候，全村的人都聚在哪儿，突然起了一阵喊声。远远望去时，看见一群武装的汉子，其中有一人叫道：凶手擒来了。维特向前一看，他立地就明白了。不错！是那位十分爱慕那寡妇的雇工，维特不久还遇着过他，见他默默怀恨，隐隐失望地在四处飘荡的。

维持跑到犯人跟前，叫道，“不幸的朋友！你怎做出这样的事体来！”犯人默默地看看他，不做声，随后才泰然自若地答道：“我不许有人娶她，也不许她去嫁人。”——人众把犯人带进酒店里，维特惚惚地走开了。

他受了这场可惊可怖的感触，一切的心事，完全受了动摇，他的悲伤，郁抑，自暴自弃的情怀，一时碎乱了；一种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生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欲望，想去解救那位好汉子。他觉得他非常不幸，他觉得他虽然成了犯人，究竟是没有罪过，他深信他这种主张，可以堂堂地说服别人。他只一心想替那汉子辩

护，他强有力的辩词已经要冲口而出了；他跑向猎庄去，他在途中早禁不住吐出了他要在绿蒂父亲面前所想说的一席话。

他走进房里时，看见阿伯尔已在那儿；他心里不快了一下，立地又回复转来，热心地向法官（绿蒂之父）陈述出他的意见，法官摇了几回头，不过维特纵说得非常热心，非常激烈，非常真确。尽了替人辩护的能事，而法官终竟不为所动，这倒是我们容易想到的事。法官禁止我们的朋友发言，猛烈地反对他，斥责他，说他庇护杀人的罪犯，说他这样的章法是破坏了法律，国家的治安会全归于澌灭；并且说明他自己处理这样的事情，要负极重大的责任；他只能照法行事，丝毫不苟。

维特还不肯罢休，只要求法官开恩，假如有人把那汉子放走时，望他不要究理。法官也拒绝了他，连阿伯尔也插起嘴来，左袒于老人；维特不再开口了，法官向他说了好几遍，说："不能听你的话！这位男子罪无可赦！"他听了之后，抱着一种莫大的苦闷辞去。

这句话怎样地伤了维特的心，我们在一张短笺上可以看出。这张短笺是在他的纸屑中寻得，确是在那一天所写的，写的是："你是罪无可赦，你不幸的朋友哟！我晓得，我们终是罪无可赦。"

阿伯尔在法官面前关于犯人身上所说的话，尤为伤害了维特的感情：他以为其中有多少话机是向他自己发的，随后他也思索再三，他犀利的心中也明知道他们两人所说的话在理，但是要叫他承认，要叫他心服时，他觉得，他好像不能不排弃他自己内心中极深入的存在。

我们在他的纸堆中也寻出一张纸笺，上面所写的恐怕把他对于阿伯尔的关系表示得毫无遗逸："不怕说了又说，说他（指阿伯尔）是好人，说他是亲切，说了又有何补呢？我的五腑六脏都已扰乱了；我也不懂甚么是道理了。"

暮景清和，夜露将降的时候，绿蒂与阿伯尔徒步回家。途中她屡屡左顾右盼，好像在深惜没有维特同伴的光景。阿伯尔说到维特上来，他指斥他的不在理处；他可怜他那不幸的热情，他愿意把他疏远了的好——“就是为我们自己起见也当如是的。”他说了，“我求你，”他又接着说下去，“我望你留心，把他对于你的行为掉到别的一个方向去，使他少到我们家里来走。世上的人在注目了，我听着四处都在讲闲话呢。”——绿蒂没有做声，阿伯尔好像洞察了她的心事。随后向着绿蒂时再也不说维特的短长，就是绿蒂说到他，他也不多言语，或者把话头掉过别的事情上去。

维特想解救那位不幸人，终竟未能成功，他这场努力，要算是灯光将熄时最后一次的闪烁了；他因此愈见沉入于悲痛，愈见沉入于无为；后来听得犯人不自承招，有召他去坐证其事的消息，他倒几乎发起了狂来。

他一生中所遭逢着的一切的不满意，他在公使馆时的尴尬，此外所有一切的失策，一切的病苦，都来在他的心里往来。他觉得他是因为有此种种关系他才至于无为，他觉得他一切的希望都已断绝了，世上所有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经纪，他也不能从事；到头他感情也变了，思想也怪了，心性日激一日，他扰乱了他爱人的平和，他和她凄凉的交际又想永远继续；他漫无目的，漫无宗旨地滥用他的心力，只渐渐地达到一个悲哀的结果。

他如何惘惑，如何激昂，如何不息地驱驰努力，如何为生活所困弊之处，有几通遗书足以证明，我们要把来插在这里。

12 月 12 日

可爱的威廉，我现在的状态，是一切不幸的人所必经历的，就好像着了魔的一样。每每有种东西苦我；不是忧虞，也不是欲望——是一种内部的莫明其妙的狂乱，好像要碎裂我的心脑，窒

扎我的喉颈！难过！难过！我便跑向这冬季的可怖的夜景中去徘徊。

昨天晚上我不得不跑了出去。突然冰雪解冻；我听见河水在泛滥，一切的溪流都在激涨，瓦尔海牟以下的可爱的山谷都被淹没了！十一点过后我才跑了出去。一片凄怆的奇景，从岩上流下来的湍流在月光之中旋洄，流过田地，牧场，墙垣和其他的一切，宽广的山谷上上下下成为一片狂海，激荡在暴风狂啸之中！月亮又现了出来，停在黑云上面的时候，流水呈着惨淡森严的反光，滚滚地向我吼来；我战栗了一回，我又热中了一回。啊！我举起两手对着深渊屹立，我深深地向下一呼吸，向下一呼吸，我沉没在快兴之中，要把我的痛苦，我的烦恼吹脱了下去！如像那波涛一样吹滚了下去！啊！——我的两脚才不能离开地面来终结我一切的苦恼！——我的时针还是没有停，我自己觉得，哦！威廉哟！我假如有暴风在手，能以冲破暗云，把持洪水时，我诚愿把我的生命抛去！唉！这种快乐，难道还能同那缧绁中人共享一次吗？——

我伤心地朝下一看，看见了一个地点，暑天散步的时候，我和绿蒂在那儿的一株柳树之下休息过的——那儿被水泛滥了，几几乎看不出柳树来。威廉哟！我想道：她的牧场，那猎馆周围的地面，那儿的庭园现在是怎样地遭着了水害哟！往日的阳光又照耀起来，如像一个囚人梦见了六畜牧场，和爵禄一样。我立着，——我不责备我自己：因为我有死的勇气，——我已经是死了也不晓得。——我现在坐在这儿就好像一位老女人，从墙上采集些木材，挨门挨户地讨求面包，想把她将死的、全无乐意的“存在”再延长一瞬时，再轻快一瞬时的一样。

12 月 14 日

我的朋友，还成甚么话！我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对于她

的爱情，不是最神圣，最清洁，最如骨肉一般的爱情吗？我的心中曾经存过一次有昧天良的愿望吗？——我也不想赌咒！当前便有梦境存在！如此相矛盾的作用能够归之于不可知的神力的人，又会如何地信以为真的哟！昨天晚上，我说着也在发战，我把她抱住在我的手中，紧紧地压在我的脚上，我把无限的接吻覆着她切切私语的嘴唇：我的眼睛陷没在陶然如醉的两眼中！神明哟！我现在满心紧切地回想起这般灼热的快乐来，我的心中还感觉着一种至高的幸福，我真正是该遭天罚么？绿蒂！绿蒂！——我是万事休矣！我的感官错乱；我失了思索力已经有八日了，我的眼中满含着眼泪，我无论到甚么地方都是不快活，我便无论在甚么地方都是一样了。我也不想望甚么，我也不希求甚么；假使那条路是好得些儿，我便走罢。

⁎　　　⁎　　　⁎

辞世的决心，就在这个时辰，这些状态之下，在维特心中愈加坚决起来。这种观念自从他回到绿蒂跟前早是他最后的目的，最后的希望了；可是他内心自语，以为无需乎着急，无需乎速成，他愿以最善的确信，至沉着的决心以践此最终之一步。

他的怀疑，他的内心斗争可以从一张短笺上看出，这张短笺好像是写给威廉的信，不曾写全，纸上没有记明时日：

> 她的面貌，她的命运，她对于我的同情，犹能从我烧尽了的脑浆中压出最后的几行眼泪。
>
> 揭开帷幕，跨进去罢！除此而外别无他路！还在踌躇甚么呢？因为没人晓得那帐幕后的光景吗？因为是一去不回吗？我们的精神总爱悬揣我们所不能确解的东西，以为那儿是浑沌和黑暗。

讫后他愈同悲观的想念相即不离，他的决心也坚确而不移了，下面有封两关双意的信，是他写给他朋友的，正是一个证据。

*　　　　*　　　　*

12 月 20 日

我感谢你的厚爱，威廉，你竟把我的话作那么解释了。是，你说得不错：那条路是好些时，我就走罢。你叫我回到你那儿来，我倒不能完全同意：我至少总还想走条枉路，不过我望寒霜速降，得条好走的路来走。你要来带我回去，我倒非常欢喜：不过只请你展期十四日，等我再写一封信给你时你才来罢。没有成熟以前，总不宜收获：这十四天的光阴是很要紧的。请你向我母亲说：请她为她的儿子祈祷，说我在求她恕罪，恕我贻了她种种的殷忧。我应该是使她快乐的人，我竟使她悲伤，我真是命由前定了！请了，我至诚挚的好友！上天的恩波全在你头上注泻罢！请了！

*　　　　*　　　　*

在这时候绿蒂的心事如何，她对于她的良人，对于她不幸的友人的意向又是怎样，我们虽然知道她的性格，能够十分了解她，但是我们几乎不能用言语来表示。这个，要有优美的女性的心肠才能洞察她的心胸，才能够和她共感。

不过关于这件事情倒是千真万确的，她已决定心肠，想费尽种种方法来离开维特，但她又在踌躇的缘故，是出于她真城的、亲切的爱怜，因为她知道那样做维特所受的影响是如何深剧，甚至要想使他离开，在她是几几乎不能办到。但是她到这时候愈见迫得不能不表示严肃的态度了：她的丈夫关于他们的事情完全不开口，她也是始终不和他说及，所以她愈见不能不离开维特来表现她对于她良人的心意。

就在十二月二十日维特把前面所插入的一封信写了给他友人的那一天，——那天是圣诞节前的礼拜日——他到绿蒂家里去，看见绿蒂是一个人。她在热心地整饬一些玩具，是要送给她小弟

妹们的圣诞礼物。他向她说，小孩子们必然是顶高兴的了，那时候一把房门打开,，看见点着蜡烛的，装饰着糖食和苹果的树儿大家都会吃惊着，好像到了乐园一样。绿蒂心中正在着难，只微微地带着笑说道："假如你是听话时，我也要送些玩意儿给你呢：送些蜡烛，还要送些别的东西。"——他叫道："你要叫我'听话'是甚么意思呢？我要怎么样才算'听话'呢？我能够怎么样呢？绿蒂姑娘！"她说："礼拜四便是圣诞节，那天晚上孩子们会来，我的父亲也会来，各人都拿各人的礼物，那晚上请你也来罢。——但是在那天晚上以前你不要来！"——维特不做声。——她又接着说："维特，我们终久是要离别的；我央请你使我安心罢；我们终久不能够，不能够长久如是！"——维特把眼睛避开，在房中走来走去，从他的齿缝中漏出一句隐隐的不平鸣来："终久不能够长久如是！"——绿蒂觉得她说的几句话有些忤撞了他，故意用些别的事情想转回他的心意，但是终竟没有效果。——他叫道："绿蒂姑娘！我不，我不会再见你一面了！"——她答道："维特！那有这样的事呢？你会，你定会再见我呀；只是我们少见些罢！嗳！你为甚么生成这样的脾气，立地就这样性急，无论一遇着甚么事情，你就立地生起气来呢？"她去握着他的手，又接着说道："我请你节制些儿罢呀，维特！以你的精神，你的学识，你的才能，你有甚么不能如意的事情呢？你请做个纠纠的大丈夫！我这样只能使你伤心，不能使你满意的人儿，你便弃绝了她罢！"——维特咬着牙关，悲切切地望着他。她握着他的手。她说："维特，你请把心气放平静些儿！你自己欺罔了你自己，甘心情愿朝着破灭一方面走，你自己不觉得吗？维特，你为甚么要我，我的身子已经是属了人的，你为甚么要我这样的人呢？我怕，我怕，那终久是办不到的事情罢，我这样地惹得你喜欢我，我又不能为你所有。"——他把手抽转去了，不高兴地，瞪瞪地望着她。——他叫道："高明！高明极了！这怕

是阿伯尔的意见罢？巧妙！真是巧妙！”——她答道：“这种意见是甚么人都会有的呀。在这么大的世界上，难道便没有一个姑娘能够遂你的心意的么？你请忍耐着去找罢，我相信你是决定找得到的；我为你设想，为我们自己设想，我好久便在担忧，你自己近来只是陷在这个陷坑里面呢，你请克服着你自己罢！你请去旅行去，散淡一会心来！你请去找她，找一个能够值得受你的爱情的人，找着回来，我们大家再来享受真正的友谊的幸福罢！”——他冷笑了一下，说道：“这些话可以印成印版，广布给一切的家庭教师呢。亲爱的绿蒂！你只让我略停一会儿，便一切都可解决！”——“维特，只是你在圣诞节以前总不要来呢！”——他想要答应，阿伯尔走进房来了。彼此道个冷淡的晚安，两来不安地品着在房中走来走去。维特开首交谈了几句不要紧的话，又不做声了。阿伯尔也是一样。阿伯尔问他女人替他做的某件事情，听说是还没有做好，他就说了她几句。维特的耳中听来觉得是冷酷。他想走，又不能够走；踌躇到八点钟，他的愤懑和不快只是愈见加甚，直到要吃晚餐时，他才拿起帽子和手杖来要走。阿伯尔留他再过一会，但是他听来觉得只是随便的套词，冷冷淡淡地谢了一声，走了。

他走回他的住所，从仆人手中把只尚未点燃的灯火取过来，一人走进房里痛哭，激昂地自己骂自己，匆匆地在房中走来走去，最后和着衣裳倒在床上。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的仆人走进房来，问他脱不脱靴子，他把靴子脱了，教他的仆人第二天早晨没有呼喊时，不要进他的房门。

第二天早晨，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写了一封信给绿蒂，这封信在他死后还没开封，我们在他抽屉里找出，给绿蒂带了去：这封信我要割裂地插在这儿：要这样他信中所写的才能明白。

> 绿蒂，我已决定心肠去死了。我写这封信给你，没有浪漫的夸张，平心静气地在我最后见你的第二天早

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冷冰冰的坟墓已经掩定了我这不安者，不幸者的僵硬了的尸骸，我一生中直到最后的一瞬间，除与你共谈而外，不曾领略过更大的甘乐。我过了一个可怕的穿夜呵！但是也是一个称心的穿夜。这一夜坚固了我的决心，决定了我的死路！昨天同你分别了之后，我的精神非常奋张。好像一切的东西都来逼迫我的心坎，我在你身旁希望也没有，快乐也没有的存在冷涔涔地束缚着我——我刚能走进我的房门，我早不顾一切跪在地下。哦，天上的神明！你把最苦的眼泪，最后的饮料给我了！一千种的计划，一千种的打算在我心中纷拿，我最后立起来，坚确地，完全地，得了这个最后的想念，便是：我去死了罢！——我睡了，今晨醒来还在夜气清明的时候，这个念头还是依然坚决，依然十分强烈的在我心里：我去死了罢！——这不是出于失望，这是出于我的自信，我要彻行到底，我要为你牺牲。啊，绿蒂！我有甚么隐藏的必要哟！我们三人中总有一人该死，死的就算是我罢！哦，我最亲爱的人！在我这破碎了的心中有种来往着的念头时常遏勒不住——我总想杀死你的良人！——杀死你！——杀死我自己！——就算杀死我自己罢！——假使你在晴夏的日暮登上山顶时，你请追忆起我来，追忆起我在生时是怎样地常在那山谷中来往，更请望过礼拜堂的庭园看到我的坟墓来罢！我坟头的深草在斜阳光中随风摇摆呢！——我开首写这封信时，我的心境异常平稳：我写到这儿来的时候，一切的景象活显豁地现在我的周围，我哭，我哭，我哭得来就像个小儿一样。

到十点钟的时候，维特叫他的下人，他一面穿衣裳一面同他说，他要去旅行几天，叫他把衣服清理好，把一切的东西包裹停

当。他又叫他的下人，把四处的账项还清，有些借出去的书籍教他去拿回，有些贫人，他平时把些东西给惯了他们的，教他预先把两个月的月份给与他们。

他叫把餐事搬进房里来，最后他骑马到法官家里去，法官不在家没有遇着。他沉思默想地在园中走去走来，已往的无数的伤心，在这最后的一次都好像一齐回忆起来，拥集在他的心坎。

孩子们再不能使他安定了，他们追随着他，在他身旁跳跃，向他说，明天，明后天，只隔得一天了，他们要往绿蒂姐姐家中去拿圣诞礼物，又向他说些稀奇的事情，他们小小的想像力中所能想像得出的。——他大声说道："明天！明后天！只隔一天了！"——他十分诚恳地和他们接了吻，在他们耳边说了些悄悄话时，他想把他们离开。但是他们才不肯轻易离开他，大的哥哥们说是写了些好看的贺年片，写得非常之大！一封是写给父亲的，一封是写给阿伯尔和绿蒂姐姐的，还有一封是写给维特哥哥的；说是新年一老早便会寄到。这些话使维特感动了，他把些东西给了他们，跨上马背，说等父亲回来时替他致意，他满含着眼泪骑起马儿走了。

五点钟的时候，他回到住所，命女仆在炉中生火，须得保到夜深不熄。他教下人把书籍和换洗衣服装在行箧中，把衣服缝好。他随后好像就写出下面他给绿蒂最后一封信的一节："你等不到我！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话，要到圣诞节晚上才能见你。哦，绿蒂！今天不见你一面时，我便永不见面了！圣诞节晚上你会得到这封信在你的手里；这封信笺必会和着你的清泪战颤。我想死，我决定要死！啊！我的心中真好过，我公然能够决心！"

绿蒂在那时候也陷到一种奇妙的状况。她和维特最近交谈了那一次之后，她感觉她若是离开了他，她心里会如何地难过，他若是不能不离开她时，他也会如何的苦恼。

绿蒂无心之间向阿伯尔说出，维特在圣诞节之前不会再来，

阿伯尔因为有公事要往邻村的公署中去住宿一夜，便骑马去了。

她现在一人孤坐，没有弟妹们在她周围；她便沉沉地想去，想到她种种的关系。她想她和她的良人永远的结合，他的爱情和他的诚心她都知道，她要尽心竭力地服事他，一个稳健的女人把她一生的幸福建筑在他平稳的性情，沉着的风度之上，好像是天所前定的一样，她觉得他会永远是她的和她弟妹们的扶持者。但是从别方面着想，维特是她所极宝重的人，自从第一次见面以来，他们两人便十分美满地情投意合，和他的交际既已久持，有许多相关的事实在她心中生出了个永难消灭的印象。但凡她所感觉，她所认为有趣的事情，她总是惯和维特倾谈，他若一去时，觉得在她全部的心灵中会生出一个永世不能填灭的空隙，啊，假如在一瞬间之内她能把他变得成一位兄弟时，她会如何地幸福哟！——假如她能在她的女友中替他寻得出一位夫人，那他对于阿伯尔的关系，也可以完全恢复了！

她把她的女友挨次地想了一遍，觉得她们各人都有些缺点，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上维特。

她把这些观察想了又想之后，她在无心无意之间才深深觉得，把维特配她自己，才是她深心中隐微的要求。但是她又向她自己说：她是已经不能配他，已经不该配他了；她清醇的，窈窕的，平时是十分幽闲，易于排解的心情感受着一种悲伤的压迫，她心中幸福的期望也顿然闭锁了。她心中抑郁，一层愁促的暗云横在她的眼上。

坐到六点半钟时，她听见维特上楼，立地辨出他的脚步，辨出他的问她的声音。她的心儿跳跃，我们可以说这怕是在他来时才激动的第一次。是在平时她或者拒绝了维特也在所不知，待她看见维特进来，她稍稍激乱着向他叫道“你破了约了！”——维特的答话是：“我不曾约过甚么。”——他说：“你应该也要听我要求才是啦，我要求你的是为我们两人的平安的呢。”

她不晓得他是在说些甚么，她也迷迷糊糊地吩咐人去接几位女朋友来，不想留维特一个人在她身边。他把带来的几本书还了，又要借别的书籍。绿蒂一时又望她的女朋友早来，一时又望她们不来的好。女仆回来，带来的消息是，有事不能来，望他们两人见谅。

绿蒂想叫女仆在邻室中做活，但是又掉转了念头。维特在房中走来走去；她坐在钢琴旁边，弹起舞蹈曲来，似是总不能成调，她便支持着，若无其事的去坐在维特的旁边，维特是坐在他平时坐惯了的寝台上的。

绿蒂说道："你没有拿甚么书来读吗？"——他没有拿甚么来。——她又开首说道："在我那抽屉中，你从前译了些莪相的诗稿还放在里面；我还不曾读过；因为我想听听你从你的口中读出；但是自从你送给了我之后，总没有得到好的机会。"——他微微发笑，去把译诗拿来；他拿到手中的时候，全身起了战栗，他看下去的时候，眼中充满了眼泪。他坐下去读道：

莪相之诗

傍晚的明星哟，你美丽地在西空闪光，你灿烂的头儿从云中举起，庄严地从小山逍遥而上。你在这旷野之上看着何方？狂风住了；涓涓的溪声自远方而来；激浪在远外的岩头嬉戏；蚊蚋之声嗡营遍野。美丽的光哟，你在看看何方？你只在微笑而逍遥；流波欣欣地环拥着你，浴沐你的云鬟。静谧的光辉哟，请去罢！莪相之精神，你崇峻的灵辉哟，显现来罢！

莪相的灵光熊熊地显现了。我看见我已故的友朋，他们聚会在罗拉平原上，如像生前！——芬戈（莪相之父）来了，如像一柱润湿的烟柱；部下的勇士在他周围，看哟！那些唱歌的歌者！白发的乌尔林哟！纠纠的利诺哟！阿尔品可亲爱的歌者哟！和你幽怨的迷诺娜

哟！——我的朋友们哟，春风吹上山来，飒飒作声的柔草成波，我们在惹尔马山上，争博过歌唱的荣名，自从那盛会以还，你们怎这般变了！

迷诺娜天袅而起，目波俯视，眼泪满睛；浓重的发丝在从山上吹来的风中流荡。——她举起了她优丽的歌声时，勇士们的心中愈加凄楚；沙格尔的坟墓又现出，白衣的可尔玛之幽宫又到他们眼中来了。可尔玛一人在山上发出清音；沙格尔约定要求；但是夜已深了。听可尔玛的声音罢，她一人在山上独坐。

可尔玛

已是夜深了！——我一人独自，遗失在这暴风狂啸的山上。风在连山中号叫，溪流从岩头流下。无茅屋替我遮雨，替我这遗失在暴风狂啸的山上的人。

哦，月儿哟，你从云头出来罢！夜里的明星，你显现罢！把点光来照我，引我到那儿去哟！到我爱人打猎倦了睡着的地方，他的猎弓解放在他的身旁，他的猎犬们在他周围嗅着。但是我定要独坐在这溪流激涨的岩上。溪流与暴风在叫，我听不着我爱人的声音。

我的沙格尔在为什么踌躕哟？他忘了约么？——他那儿是岩头，是大树，我这儿是暴流么？你约了黄昏时定在这儿：啊！我的沙格尔迷向那儿去了！我要同你逃走，弃了父亲！弃了兄弟！弃了他们骄傲的！我们代代是旧仇，但是我与你不是雠仇，哦，沙格尔哟！

啊，风哟！你停一会儿罢！啊，溪流哟！你静一会儿罢！使我的声音响透山谷，使我的行人听见！沙格尔，叫你的是我呀！这儿是树木，是岩头！沙格尔哟！我的爱人哟！我在这儿：你为甚么踌躕着不来哟！

哦，月儿现了，流泉在谷中反射，岩头暗淡地立在山上：但是我不见他在岩上，他的猎犬不先跑来报告他来。我定要在这儿独坐。

哦，那是谁？睡在那下面的野地上的。——我的爱人吗？我的兄弟吗？——哦，朋友，你们告诉我罢！他们不应声。我是怎样地心悬悬哟！——啊，他们是死了的！他们的宝剑染着了鲜血！哦，我的兄弟哟，我的兄弟哟！作为甚么把我的沙格尔刺了？哦，我的沙格尔哟！你为甚么把我的兄弟刺了？你们两人都是我所深爱的！啊，你是山畔的一千人中之最美的；他是在战阵上有名的，答应我罢！听我的声音罢，我爱的人们哟！啊——啊！他们没有声息！永远没有声息！他们的胸膛如像地面一样冰冷！

啊，从小山上的岩头，从荒山上的峰顶，死者的精魂！向我对语罢，我是不怕的！——你们是向哪儿去了？我在那座连山的岩穴才能寻着你们？——我在风中听不见一点儿微弱的声音，我在山上的暴风中听不见一点儿哀切的回应！

我坐在我悲痛之中，我流泪到天明。死者的友人们哟，请掘墓坑罢，但可要不忙掩闭，等到我来，我的生涯要如一梦消去：我怎肯留在世上哟！我要在这儿和我的友人同居，在这响岩的流畔。——“夜”到山上来时，风从野上来时，我的精魂要在风中起来，哀痛我友人之死。打猎的从他的猎房中听见，怕听我的声音，又爱听我的声音：我哭我友人的声音定然会甘美；他们都是我所深爱的。

哦，妥尔曼的女儿，柔媚的红颜，迷诺娜哟，那是你自己的哀歌。我们的眼泪为可尔玛流，我们的心中愈

加凄楚。

乌尔林弹琴而起，调协了阿尔品的歌声。——阿尔品的声音可亲爱，利诺的心灵像条火光。但是两人都已睡在了幽宫之中，他们的声音在惹尔玛山中消了。在从先勇士们还未死前，乌尔林打猎回来。他听见小山上有歌声竞唱。歌之词哀而婉，诉的是勇士中的领袖，木拉儿之战死。他的精神如像芬戈的精神，他的剑如像阿时卡儿的剑。——但是他战死了，他的父亲伤心。他妹子的眼睛充满了眼泪，堂堂的木拉儿的妹妹，她在乌尔林歌之前退去了，如像西空的月儿，早知道风雨要来，把她美好的头儿藏在云里。——我同乌尔林弹琴，和着伤心者的歌声。

利诺

风雨过了，正午如此光明，云彩分了，不定的太阳飞光照着小山。山中的流泉在谷中泛红。流泉哟，你的幽吟美哉，可我所听的声音，比你更美。那是阿尔品的声音，他在哀哭死人。他的白头钩着，他的泪眼红了。阿尔品，卓荦的歌者哟！为甚么一人独自在那默默的山上？你为甚么伤心，如像林中的风号，如像远岸的波浪？

阿尔品

我的眼泪呀，利诺哟，是为死人，我的声音呀，是为坟中的居者。你纤纤地立在山上，你在这野上的儿子中最美！但是你要同木拉儿一样战死，悲哀者要在你坟上坐着。小山会把你忘了，你的弓要挂在堂中不张。

哦，木拉儿哟，你快比山上的野鹿，你猛如晚空的

夜火，你怒如暴风，你的战剑如像旷野上的流电，你的声音可比雨后的林涛，可比远山的雷叫。人多被你刺了，你的怒火把他们吞了。但是你从阵上回来，你的额部又那么和蔼！你的相貌可比暴风后的太阳，可比静夜里的月光，你的心平气和，如像风收了后的大洋。

如今你的住家隘窄！你的居处幽暗！你的墓长不过三步，哦，你哟！你从前是何等伟大！四个苔顶的墓碑是你唯一的纪念：一株脱叶树，深草，在风中萧飒，向猎者眼中指示英雄木拉儿之墓。你没有哭你的母亲，你没有洒云情泪的少女；生你的已经死了，莫格兰的女儿已经逝了。

倚杖的人是谁哟？年老头已白，泪尽眼成红的是谁哟？那是你的父亲，哦，木拉儿哟！你的父亲除你而外没有他儿！他听过你在战阵上的功劳，他听过敌人的惨败，他听过木拉儿的荣名！啊！毫没听见他的伤信！哭罢，木拉儿的父亲！哭罢！但是你的儿子听不见你。死者的睡眠已深，他的枕头埋没在了灰尘。他永不听见人声，也不听你呼叫而醒。哦！何时墓中才有“早晨”来临，向长眠者呼叫：快醒！

安眠罢！人中的英杰哟，疆场上的开拓者哟！但是疆场永不会再见你了！暗郁的森林永不会受你的“光明”辉耀了！你没留一个儿子，但是诗歌中要永留你的姓名；木拉儿的英名要传到千秋不殒！

勇士们之悲声高了，阿明之号最高。他回记起他早逝了的死儿，克木儿，响当当的格马尔的侯爵，他坐在阿明之旁。他说，阿明哟，何故如此悲伤？有何可哭的原因在此？可以慰安人魂的唱歌不再起了吗？歌声犹如海雾。从海上升腾，进上山涧，温润遍含笑的群花；但

到太阳又高了时，海雾散了。阿明，哥尔马岛上的领主哟，你为甚么那样伤心？

伤心！不错呀，我是伤心，我伤心的缘故不浅。——克木儿哟，你没有死过儿子，没有死过如花的女儿；哥尔戈勇士在生，少女中的第一美人阿米拉也在。你家的枝条开花，哦，克木儿哟，但可是我阿明是本族中的孤人一个。啊，岛拉哟！你的寝床幽暗，你在墓中的睡眠正酣。——你几时才能唱起你的歌，唱起你幽婉的声调，醒来哟？吹哟，秋风！吹哟，吹遍幽暗的旷野！林中的潮流，咆哮哟！树顶上的狂风，号哟！哦，月儿！泛出破云来，把你苍白色的面孔时隐时现哟！使我回忆起那个可怕的夜深，我的儿女们死了的那个夜深，猛勇的阿林达儿死了的那个夜深，慈爱的岛拉女儿死了的那个夜深。

岛拉哟，我的女儿，你美如虎拉山上的明月，你白如飞雪，你甘媚如微风！阿林达儿哟！你的弓强，你的战矛神速，你的眼如波头雾，你的盾如暴风中的火云！

阿马儿，战功烈烈的，来求我岛拉之爱；岛拉不久爱了他。他的朋友们的希望都好。

弈拉德，阿德戈之儿，怒了；因为他的哥是被阿马儿所刺。他来假装个船夫。他波上的小船优美，他白发如雪，他真挚的面貌稳静。他说：少女之中最美者哟！阿明之爱女，那儿岩边，离海不远，红果的树木可见，阿马儿在那儿等你岛拉：我来，来引他的爱人渡过那滚滚的大海。

她听从他，呼叫阿马儿；除了山岩的回响，没有应声。阿马儿！我的爱哟！你为何如此苦我？听呀，阿拿德之儿！听呀！叫你的，是我岛拉呀！

骗人的弈拉德笑着逃回岸上。她举起她的声音，叫她的父亲，她的哥哥。阿林达！阿明！没人来救他的岛拉么？

她的声音传过了海来。阿林达，我的儿，跳下了山去，凶狠狠地去寻捕虏；他的箭在他腰侧作声，他手里拿着他的弓，五只灰黑色的猎犬围绕着他。他在岸上看见了胆大的弈拉德，把他捉着，缚在树之上；紧紧地拴着了他的臂关，被束缚着者的叹声把海风充满。

阿林达漕着小船，要去把岛拉渡回。阿马儿愤怒而来，放了一只灰色的雕翎羽箭，箭响了，箭穿进了你的心，啊，阿林达儿哟！骗子弈拉德不死，你代他死了；船到岩下，他倒下去死了，你哥哥的血液流在你的脚下，你是怎样地伤心哟，啊，岛拉女儿！

海浪把小舟打破了。阿马儿跳下了海中去，去救他的岛拉或是去死。一阵疾风从山上吹入浪涛；他沉了，不再起来了。

我只在被风吹海打的岩上听着我女儿的哀号。她的声音高，她叫了多少；可但是她的父亲不能救她。我在海上立了通夜，我看见她在朦胧的月光里，我听见她叫了通夜；风声高，尖雨向山边乱打。她的声音微了，在天还未明以前；她死去了，如像夜来风雨死在草与岩间。她抱着伤心死了，留下我阿明孤人独自！我战阵上的健儿死了，我女儿中的天骄逝了。

山上的暴风来时，北海的波涛起时，我坐在潇骚的岸上，望着那可怕的岩颠。在月儿西沉时，我常时看见我儿女的精灵，半明半昧地，哀切而和睦地，同路而屏营。

一脉泪泉从绿蒂眼中迸出，把她压缩着的心胸苏解，维特的

歌声停顿了。他抛去诗稿，紧紧握着她一只手，伤心痛哭。绿蒂靠在另一只手上，把她的两眼掩藏在手巾之中。两人的感动非常深剧。他们在这古人的命运之中感觉着他们自身的不幸，他们共同感觉着，眼泪融而为一。维特的嘴唇和两眼在绿蒂的腕上燃烧；她不禁战栗起来；她想避开，但是哀痛和同情如像黑铅一样压得她如迷如醉。她呼吸一次，回复起心神来，啜泣着请他再读下去，她的语声完全是出自天界的一样！维特战微微地，他的心儿好像要爆裂的一般；他把诗稿拿起来，又断断续续地读道：

春风哟，你为甚么把我叫醒？你在媚人，你在说道："我用天泪润人！"但是我的衰时已近，狂风将到，吹打我的枝叶飘零！明朝有位行人，他是见过我韶年时分，他会来，会来；他的眼儿会在这野原中四处把我找寻，我可已是无踪无影……

这诗辞的魄力完全压倒了不幸的维特。他失望到了极点，投身跪在绿蒂面前，紧握着她的两手，把来压着自己的眼睛，抵触自己的头额，她的心中好像突然预感着他将有自杀的行动一样。她的感官混乱了：她紧紧压着他的手，把身子靠近他的胸部，伤心着俯身就他，两人灼热的颊部互相挨接。世界已消灭了。他伸手挽着她，把她紧拥在胸上，把无数猛烈的接吻掩覆她战颤着，吃格着的嘴唇。——"维特！"她用一种窒息着的声音叫出，一面把身子撇开，一面又叫："维特！"——无力的手儿把维特的胸部格开了她的胸部；——"维特！"她庄重地又叫了一声，极令人肃然生感。——维特没有抵抗，让她离开了怀抱，失神地伏在她的面前。她凛然离脱，心中淆乱得异常不安，激颤在爱与怒之间，说道："这算是最后一次了，维特！你永不要再见我了。"——投一瞥爱怜横溢的眼光在不幸者身上惚惚地跑进邻室里去，随手把门掩了。维特伸手去挽她，但是没有挽留得着。他倒在地上，把头靠着寝台，就在这种姿势之下他经过了三十分

钟。一直听到有种声响他才回复了元神。女仆走来，想准备夜餐的桌面了。他在房中走来走去，女仆去后，他走到邻室门前，低声叫道：“绿蒂！绿蒂！你只再说一句话！说句请了罢！”——她没有做声。他等着，又央求，又等着：她终不做声，他才撇开了身子，叫道：“诀别了！绿蒂！永远诀别了！”

他走到市门。守夜的早认识得他，没有盘诘让他过去了。那夜雨雪交加，他到十一点钟时才走回去扣门。维特进门的时候，他的下人看见他已经把帽子遗失了。他甚么话也不肯说，他听任下人把衣裳给他脱了：衣裳全部都已湿透。后来人在一座悬岩上寻得他的帽子，人都不了解他那么黑暗的雨夜，何以不遭颠跌，竟能踱上岩头。

他躺在床上，睡了好久。第二天早晨他的下人应命把咖啡送去的时候，看见他在写信。他续写着下面给绿蒂的一封书信：

> 在这最后一次，真的在这最后一次我睁开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们，啊！不会再见太阳了：一个昏霾的白昼掩蔽着它们。“自然”哟！你在可怜你的儿子，你的友朋，你的爱人罢，他的死期已近了。绿蒂哟！我的心中殊觉无言可喻，最相近的就像是朦胧的梦寐，我自己向我自己说，“这是最后的一个早晨了。”最后！绿蒂哟，我不晓得“最后”这句话是甚么意义。我今天不是还有全身的力量立在这儿？我明朝却是直挺横陈，长在土中安寝了。啊，死！死是甚么呢？我们说到死，总觉得是在做梦。看见过许多人死；但是我们人类终是受了限制，不知自己的生前，亦不知自身的死后。现在是该我死，该你死了！该你死，哦，爱人哟！只是一瞬间的分离，暂别！——庸或是永远罢？——不是，绿蒂！不是！——我怎能够绝灭？你也怎能够绝灭哟？不错，我们两人都不会绝灭？——绝灭！——这是甚么意思呢？

这又是一个空空洞洞的文字！只是一个空响！我的心中一些儿实感也没有！——死了，绿蒂！掩闭在一杯冷土之中，那么狭隘，那么幽暗地！——我有一个女友，我孤寂的年青时分曾倾心于她；她死了，我送她上山，立在窀穴之旁，看见她的棺木入土，麻绳从棺的拖出，又卷上了，第一凿的浮土投在棺上，忡忡的棺木回发一声钝响，响声愈见钝了，愈见钝了，棺木终久掩闭了！——我倒在墓旁——我的深心紧促，动摇，忧惶，破裂：但是到我被葬时，我的深心必定无此感触。——啊啊！死！坟墓！我不了解这些文字的意义！

啊，请恕我罢！恕我罢！恕我昨天！昨天算是我生涯中之最后一瞬了。哦，天使！你在爱我！你在爱我！我知道了你在爱我的欢感才第一次在我深心深心之中无碍无翳地彻的通明了！我的唇上，从你口中流出的天火还在燃烧：新鲜的，温暖的欢乐还在我的心中，恕我罢！恕我罢！

啊，我在第一次满心满意地见了你，在第一次和你握手的时候，我早知道你在爱我了：但是到我又走了之后，到我看见阿伯尔在你身旁之时，我又焦灼着疑惑起来。

你还记得那晚不快的夜会上，你不能向我说一句话，你不和我握一次手，你只送给了我的那朵花儿么？哦！我那晚在那花前跪了半夜，它把你的爱情封进了我的心坎了。但是，啊，这种印象一瞬就过了，就好像信神者心中，他所沐浴着的灵验巍峨的神惠之感激渐渐消逝了的一样。

一切都是空花，但是我昨天在你嘴唇上所领受着的，在我心中所感觉着的，那种燃烧着的生命没有永恒

的存在会能把他消灭！她在爱我！我这手腕拥抱过她，我这嘴唇在她嘴唇上颤动过，我这嘴儿在她的嘴儿上吃格过来！她是我的心肝！哦，绿蒂哟！你是我的心肝！你永远是我的心肝哟！

阿伯尔就算是你的良人，又有甚么呢？良人！在这个世间上或者是——并且在这个世间上，我敢爱你，我敢从他的手中，把你夺来，或者是种罪恶罢？罪恶！好，我就甘受责罚：我在美满的天乐之中把这种罪恶领略了，我把生的灵浆和气力呼入我心中来了。你从此是我的人！我的人，哦，绿蒂哟！我先去了！去见我的天父，去见你的天父，我要向他告哀，他要慰抚我，等你来时，我才飞到你的面前，拥抱着你，在“无限”之前，在永恒的拥抱之中我与你永在。

我不是在做梦，我不是在发狂。坟墓已近，我心境愈见清明。我们会永在！我们会再见！再见你的母亲！我见了她，我寻着她时，啊！我要在她面前诉说我全部的心事！你的母亲，她是你的影子呀！

到十一点钟的时候维特问他的下人，问阿伯尔回去没有？下人答道回去了，他看见他骑马走过。随后他就写了一通短札，那内容是：

“我要去旅行，你肯把你的手枪借给我么？我就此向你告别！”

那晚上绿蒂也几乎通夜不能成眠；她所担忧的事情，终竟实现了，并且实现得出乎意料和恐怖之外。她往常十分清白十分平静的血流如今沸腾起来了；无限的感慨扰乱了她窈窕的寸心。那是由于维特的拥抱，在她心中所感受着的情炎？还是由于他的暴行在她心中所生出的怒火？抑或是她在把她的现状和往日无拘无束的自由清白之身，无忧无虑的自行信仰之念相比较，因而发生

出的一种愤懑？她怎能对得起她的良人呢？那场情境，应该诉诸良人，但是又不便诉出，她怎能向她良人告白呢？他们夫妇之间久已互相缄默不言，她难道该先去开口，使她的良人于不意之间发觉这种秘密？说到维特要来拜访的消息，她已经怕他不快，更何况这么一幕出乎意外的收场！她还能够望她的良人能用公平的眼光看照，完全不存些儿偏心地听取吗？她能够希望他能洞察她的心胸？并且她平时立在她良人之前如像一片水晶一样莹彻无隐，她的种种感情没一次曾向他秘密过的，她现在还能够掩饰吗？种种疑问层层地使她忧心，使她惶惑：她的念头又时时刻刻转到维特身上，维特为她牺牲了，维特她是不能弃置，可惜她又不能不弃置，维特一失掉了她时，便会一无所有。

在他们夫妇间蟠集着的，关于她身上的纠葛，她在那一俄顷间所未能言明的，如今是十分坚牢了！如此通达温良的人们因为一些儿的意见隐忍难言遂至互相缄默，各以所思为是而以他人为非，这种关系愈结愈深，便是千钧一发的危机临头而其结终至牢不可解。假使能得有种亲赖心早使他们夫妇更相密切，爱情和怜惜在他们心中交互活动能使他们互相披沥时，那我们的友人或者还遭了救解。

并且还有一种特殊的事态在外。维特，他是早想弃世的人，我们在他的信札之中可以看出，他是丝毫不曾隐讳。阿伯尔时常和他论争；便是绿蒂和她的良人也每谈及。阿伯尔是极端反对自杀的人，他有时反其平常之性格竟至出于感情作用，以为自杀行为的究竟颇有可疑的原因存在，他还加以多少的嘲谑，对着绿蒂说他不信此事。这些话在绿蒂想到这种惨淡的光景来时，在一方面虽足以使她安心；但是在别一方面她又觉得受了这些话的妨碍，使她不能把她在这一瞬刻间所苦闷着的忧虑，告诉给她良人。

阿伯尔回来了，绿蒂张惶走去迎他，他不大高兴，他的公事

没有办妥，邻村的执事是位顽梗褊狭的人。泞泥的道路也使他败了兴趣。

他问道："家中没有出过甚么事情吗？"绿蒂仓卒地答道："维特昨晚上来过。"他又问有无信件，他所得的答话是，有几封信和邮包放在他房里。他走进去了，绿蒂一个人留着。看见她所爱敬的良人，心中又起了一种新的感印。想到他的沉毅，他的爱情，他的亲切处来，她的心气也渐渐平静了：她觉得有一种暗暗的引力，引她跟了他去，她如像平常一样，把她的活路拿进他房中去做。她看见他在开邮包，在读信札。有几封好像含了些顶不快意的事情。她问了几句，他简简单单地回答了，又在书案上书写。

他们就此坐了一点钟的光景，绿蒂的心中愈见抑郁起来。他觉得纵使她的良人是非常快兴的时候，她要掩盖她心上的事情，已经是难堪的境遇；她便伤起心来，她愈想隐藏，愈在暗含酸泪，她的伤心愈加激楚。

维特遣来的小童现前时，更使她非常狼狈。小童把短札递给阿伯尔，阿伯尔读了之后，回向他女人说："把手枪交给他罢！——"他又向着来人说："我祝他旅路平安。"……听了这句话时，好像晴空一个霹雳，她踉跄着站立起来，昏迷迷不知所为。她徐徐走向壁前把手枪取下，拂去了灰尘，又在迟疑不决，假使阿伯尔没有回头怪看她一眼催促了她时，她必定还要踌躕许久。她把那凶器递给了小童，不能说出一句话来，等那童子走回去之后，她把活路收好，回到她自己的房中，心中的惶惑真是无言可喻。她预感着一切不幸的先兆。有时她想去跪在良人面前，把昨夜的事情，把她的罪过，把她的预感，和盘向他表白；但是她又觉得要想教她的良人跑到维特处去劝解，终久是不能望到。午餐摆上了，一位好女友因为问些事情走来，想要走了——又留着吃了午餐；初则强言强笑继则若无其事了。

小童拿着手枪走回，维特听说手枪是绿蒂亲手交的，他惊喜过望的收领了。他叫把面包和葡萄酒拿来，叫小童去吃饭去，他坐下去提起笔来。

手枪是你亲手交的，你亲手把那灰尘拂了；我拿着接了多少次数吻，因为是你经手过的东西呀：天使哟，你方便了我的决心！绿蒂哟，我是想来你手中受死的人，如今你把这武器授我，啊！我就受领了。啊，我盘问过了我的小童。他说你交手枪的时候，你在发战，你没有说句祝福的话！——痛哉！痛哉！没有一句祝福的话！——你在这一瞬间，使我与你永远连结的这一瞬间，你才把你的心儿为我闭了吗？绿蒂，这个铭感便几千年也不能消灭！我不相信，我如此热爱你的人，你会厌恶他。

食后他命童仆把一切的东西完全包裹，扯碎许多纸笺，走出去偿还了几多残债。他又回来，又冒着雨走出门去，走到已故伯爵 M 氏的园中，又远远地在四处盘旋了一回，到傍晚时才走回来，又写。

威廉，我在最后一次去看了原野，去看了山林，去看了天宇来。长别了，威廉！亲爱的母亲哟，你请恕我！威廉，你请安慰我的母亲！我祝祷你们平安！我的事情已经万事停当。长别了！我们在天国中再见。

阿伯尔，我久已对你不住，你容恕了我罢。我把你家中的平和扰乱了，我使得你们夫妇不睦。请了！我不再扰乱你们了。啊！我愿我这一死，你们可以得享幸福！阿伯尔哟！你使那天仙之人幸福罢！我祷求上帝的福惠永远把你照临！

他在晚上还收检了许多纸帙，扯碎许多，又投入炉中，封了几个小包送交威廉，其中是短章和随感，我也看过了几种。十点

钟的时候，他命人把炉火添上，拿了一瓶葡萄酒来。之后，叫他的下人去睡。他下人的房间是远隔在家人的睡房之后，因为他主人吩咐，明早六点钟驿站的马车就要来，他便和衣而睡，以便早起。

十一点过后

周遭万籁俱寂，我的灵魂沉静了。上帝哟，我感谢你，你在这最后的一瞬间还把这种暖意和这种力气送给我。

我最亲爱的绿蒂哟！我走到窗畔，透过那狂飞乱涌的游云，还看见永恒的太空中有几个星点！否，那些星点会要坠落的！“无穷”在把它们抱在胸中，也在抱着我。我看见那群星之中最可爱的北斗星。我往常从你家夜归，一出门时，它就对向着我。我往常见它时，心里总是十分陶醉，常常举起两手向它做出我当晚的幸福的记数，神圣的纪念碑！就是现在它也还——啊，绿蒂我怎得不追念你哟！你是在我周围，并且我不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凡你神圣的肢体所接触过的小东小西，我都不知足地统统夺取来了吗？

可亲爱的影像（维特替绿蒂所画的影像），我把来送还你。绿蒂，我求你珍藏罢。凡我一出一入，我不知道在那上面接吻了多少回，我不知道向她寒暄过多少次。

我写了一通短简求你父亲照拂我的尸骸。礼拜堂中的墓场上有两株菩提树，在那面着田野的后隅，我愿意葬在那儿。他当能替我照办，请你也向他央求罢！我不想强要我的尸骸和虔敬的信徒们同葬，啊，我倒愿意你们把我葬在路旁或幽僻的山涧中，使得祭司和利未人走

过我墓碑时替我祝福，撒马利亚人向我雪一珠眼泪。

绿蒂哟！我现在举起这可怕的毒杯，我要把其中的死之狂酿饮尽。我不畏缩！是你给我的酒杯，我不踌蹰。休矣！休矣！我生涯中一切的心愿和希望都已成就了！如此冷静地，如此坚毅地，叩这死之铁门！

绿蒂哟！我愿能分受我为你而死，为你牺牲的幸福！你假如能再恢复你生活的平静和欢乐，我愿视死如归，我愿就死如饴。但是，啊！能够替他族属流血，一死之后能与朋友以百倍之新生的，古今来不过二三人耳！

绿蒂哟！我愿意穿着这件衣裳入土：这是你接触过的，你圣化过的；我也曾向你父亲请求过了。我的灵魂在棺材上飘荡了，不可收我的衣包。我第一次在你小弟妹中得见你时，你在颈上挂过的，这纽淡红色的丝绦——哦，小弟妹！你请多多接吻他们，向他们诉述我这不幸者的命运罢！唉，可亲爱的小弟妹们！他们聚在你的周围！我从第一次见面，我就不能忘你！我是怎样地系定在你身上的哟！——这纽丝绦当得殉葬于我。在我的生日你送给我的呀！我不知道结弄了多少回数！——啊！我当时不知道我竟会到这步田地！——你请安心，我央求你，你请安心罢；——

弹丸已经装上了，——在打十二点钟！就此了结了罢！——绿蒂！

绿蒂！永别了！永别了！

邻室的人看见火光一闪，又听见放枪之声。但是随后便没有声音，也就不再留意了。

第二晨早下人秉烛进来。看见他的主人倒在地上，看见手枪和血。他喊叫，他抱起他；没有回答，只是喉咙里还在吼痰。下

人跑去寻医，跑去找阿伯尔。绿蒂听见门铃声，她全身发战。她把她良人叫醒，两人起了床；下人喘息着吃格着报说了凶耗，绿蒂立地昏倒了在阿伯尔之前。

大夫来时，看见倒在地上的维特已经没救了；脉还在跳，四肢通已麻痹。弹丸从左眼上部贯人脑中；脑浆已打出了。人在腕脉上放血，血流了出来，他还接着在呼吸。

椅靠上也有血，可以见得他是坐在书案旁边自杀的，倒在地上，在椅子周围转辗苦闷过来。他是对着窗子仰睡在地上的，衣服未脱，长靴，青色燕尾服，黄色背心。

同舍，邻里，市镇，全都惊动了，阿伯尔走了来，人已经把维特移在床上，把额部包裹了，他的面孔已经像死人一样，他的手足全然不动。肺音还在乱吼，时而弱，时而强；只在等他断气。

昨夜的葡萄酒只是饮了一杯。“ 弈米利亚各罗提 ”一书展开着摆在桌上。

阿伯尔的惊心，绿蒂的哀痛，我们可以无庸多说。

老法官闻耗跑来，流着极热诚的眼泪接吻了将死的维特。他的大的两个儿子立地跟着他跑了来，他们跪在床前极其怆痛，他们接吻了他的手，接吻了他的嘴，大的一位，维特平时最爱他，他吻着维特的嘴唇始终不放，直至维特断了气，人才把他抱开了。他在正午十二时断气。法官当场筹措一切，诸事因得停妥。夜半十一时葬维特于其所选择之处。老法官送葬，诸儿亦送葬，阿伯尔不能来，因为怕绿蒂有生命的危险。人夫荷棺，没用一僧徒伴葬。